

藝文中之一

記

袁州先聖廟記

南唐學士

徐

鏞



昔夫子稟天地之靈膺期運之數體山嶽之成形合堯禹之
宏度跨三五以傑出邈千載而高步豈惟民哉太山之於邱
埳鳳凰之於飛鳥也然而日月有薄蝕之運生民有淪胥之
期老聃已逝蹈流沙而不返文王既歿顧天下而誰宗是以
則天以化民屈己以濟物使夫子志在於爲君則當假道百
里因基一成受祿以有民逆取而順守然後革命創物錫土
苴茅布子姓於九州班正朔於四裔因王法以行禮假號令

以濟人然而不屑意者以爲堯湯既遠武有慙德樂則有司
失其傳禮則孟孫病其儀風俗崩弛皇綱解散是以周流天
下皇皇列國一車二豎訪葺宏而觀周廟四科十哲昭日月
而播微言假陪臣以尊周公修春秋而正王室匡輔元精陶
冶情性因國風而正樂順人情以定禮萬物既治我無位焉
此則夫子所受老子之元言老子所以釋負而去之之義也
至夫載贄諸境濡足當時止璫璣而救季孫斬侏儒而存魯
國故令君臣懸解井樹不刊而地靡立錐權輕飛羽喻醯雞
於道室譬喪狗於東門野餼弗糝門徒菜色坐席不暖炊突
不黔其利物也甚豐其爲已也甚約是以宰我有言夫子賢
於堯舜遠矣豈不謂然乎夫近道者道亦近之遠道者道亦
遠之是以七國冰解羸秦灰滅所以夫子欲見於衛妃諸生
發憤於陳涉有由然矣漢高甚武心涵帝度爲舊君而袒哭
望東魯而輟攻受天明命將半周室其遺言餘祀也則自闕
里而徧寰區出壁中而寶東序蓋帝王之崛起大數之中興
焉夫子非求祀於人而人皆祀之非銜售於人而人爭售之
自非大庇生民其孰能至於此聖歷中否羣雄大馳衣冠禮
樂不絕如綫聖皇紹祚文思累洽掃太學之煨燼編羽陵之
蠹簡濟濟焉煌煌焉民德歸厚矣猶慮隈隅未潤蓬艾未光
慎彼觀風敬茲有土保大壬子歲以樞密院副使兼尙書吏

部郎中李君徵古有帷幄之效克定之謀俾守於袁下車視
事解甲息兵巡省農功周行廬室以爲導化有本振葉由枝
而孔廟頽替誦堂飄雨顧禮器而絕惡振儒衣而淒泣於是
攷圖謀徵碑版蓋天寶中太守房公瑄始立廟於州城北門
之外五十步乾元中太守鄭公審始移之會昌中又遷於州
東大中中復於房公之卜不常厥所於今四遷乃永奠陔次
大興力役糞牆俱壞非宰我之難朽壞屋可炊知顏生之不
惑回廊月照接廡雲征洞戶靜深重簷掩靄微兩楹而正坐
儼四科而列侍如嘗不寢似欲無言植以美材絳以藻泳靈
衣兮披披華蕊兮曩曩黍稷令芳籩豆普淖解危冠於季路
見繪事於卜商足以目擊而道存不言而心喻矣昔魯恭壞
宅於舊國廬陵伐木於孔門金石爲鳴父老歎息然則夫子
之道得其人而後行文翁之風感於心而自化是以袁江之
上袁山之阿朝爲崆峒夕成洙泗用此道也若夫敷孔業而
無祠宇是猶棄筌蹄而待兔叩寂寞而求音盛趨翔而無至
心是猶衣猿狙爲周公假詩禮而發冢也是以李君炳筠州
之靈錫鍾陵之秀行出鄉里名聞京師題橋以啟途懷綬而
返國昔之去國而衣錦者蘇秦無守土之實終軍無表里之
名君之兼總其稽古之謂故分符之際勅改君筠州萬載縣
所居高侯鄉高城里曰懷舊鄉孕秀里君又以私財百萬代

其鄉輸稅增里閭之氣爲儒者之華功成不居無待刊紀而庠序之作所以聳善懲惡託於敘述吾師也故爲之記至其過寇虐浚溝湟則有底績之司書勲之府焉唐保大癸丑歲正月二十日廟成之日也

重修縣治記

宋邑令 徐昇

萬載本高安故地初置場隸於洪僞吳順義元年也後爲縣隸於筠則南唐保大十年也皇朝下江南遂割屬袁州則開寶八年也宣和初改曰建城而復舊名則紹興元年詔也筠袁俗險而健訟有珥筆之號茲邑雖例蒙惡聲然民淳訟簡風俗特異其產才代不乏人義烈慷慨則有若藺相如風穎秀邁則有若謝康樂謀畧佐主若宋青陽雄健授兵若鍾南平皆世居其土遺址具存遺風可想焉舊治地勢隱然負山帶江民安物阜逾二百禩建炎三年十一月金人陷豫章叛將杜產率羣盜乘亂焚劫明年正月敵騎長驅蹂躪自是井邑化爲坵墟繼而劇賊曹成馬友輩支黨蚊聚大者數萬小者數千據我邦郭血肉我生靈狼殘虎噬歲無虛日而邑境殆無噍類矣紹興二年冬昇被命謬職宰字于時潰寇劉忠張成各擁衆蟠踞山谷兇饑蜂勃也縣官日與編民駢肩穴處以避難無復辨高下胥吏與案牘竄遁類脫兔首鼠無復供衛諾士庶捐老弱棄墳墓而散徙無復安土計予視縣治

善華縣志卷二十一
四
故所則林樾蕩然因嘆息曰昔衛有狄難渡河野處狼狽失措文公營楚邱建城市立官府民始有所歸而國由以興且縣治者所以臨衆庶施政令之地主德宣焉邦賦理焉民訟聽焉今圯廢若此何以安集夫民社哉乃乞師以靖凶殘而扶療瘡痍招撫流亡比年賊退民漸有生意遂以八月丙戌翦榛莽斥瓦礫鳩工度材庀役並舉己亥建柱架梁辛亥遷入視事且督促焉九月丁卯落成於是宴寢之堂聽訟之廳吏舍獄寺筦庫倉廩庖厨賓廡各有攸序而崇卑廣狹率視故址者仍舊典也寸木片瓦悉取壞宇棄材而罔由科斂規模簡儉龕庇風雨而不務壯麗者惜民力也方凋殘而興土木人不以爲病纔四旬而訖工人不以爲亟者民人離散失所依而喜其有官府也嗟乎自藝祖有天下百有六十餘年間承平日久人不識兵革燕安鳩毒恬不爲慮豈知一旦變亂窮僻如是邑亦蕩析靡遺今旣修復矣邑人自兵禍以來得脫萬死以復見此邑之成者亦寧有幾然則後之生於斯舍哺鼓腹於斯者豈得不念此哉故昇雖及瓜將代不可不書其廢興之歲月俾後人有考焉紹興五年立冬日

祝令新學記

宋博士

楊

愿

新喻進士

袁自唐昌黎韓文公爲州文風被於屬邑至今不泯萬載介羣山間風土淳厚士好學而民畏法得一材令則治道易易

爾惟皇宋慶厯間制詔州縣立學縣始建夫子廟距縣治東二百步許厯時滋久棟宇腐撓至不庇風雨崇寧以舍法造士乃立學於通濟橋之東南廢廟基爲官舍俾監市征居之乾道乙酉適有異議者自橋東南遷之古寺而士托足焉學區至是三徙矣神無以妥靈士無所肄業邑之秀民賴學以成就者蓋少淳熙四年三衢祝侯勛實宰茲邑入學釋菜已事而嘆曰浮屠之法吾儒所關今寓其舍可乎關市之征孟子以爲暴今奪教養之地而居之於女安乎盍亦返其本於我心無戚戚焉耳會知丞趙侯師俠主簿江侯琪克協厥議爰相舊廟而改作更徙監征舍於他所是乃尊吾道激士氣而順人心也於是邑之賢父兄喜子弟之有教也不愛其力爭輸財以供費錢以緡計者二千傭以日計者萬餘經始於四月辛卯迄役於七月丁亥莫享有官講勸有位退習有齋庖廚滷浴庫廩罔不嚴潔且屈致鄉先生之有齒德者以爲師資自是執經而至者源源不絕然後祝侯知邑民之可與爲善而樂其政之成也以書抵愿求文爲記愿竊觀今之爲縣者日力不暇給嘗懼財賦之不登獄訟之不平吏功之不應程而已至學校事則曰緩而不切仰惟主上厲精爲治綜覈名實至於教育人材未嘗不留聖意歲在丁酉親近上庠寵光多士又明年臨幸秘書編閱四庫皆所以風厲學宮藻

飾大平之巨觀今祝侯能上體德意一新廟學可謂賢令尹矣昔晉范甯爲餘杭令興學校之教士皆宗之史官謂中興以來未有如甯者唐郡邑至廣不聞復有范甯者出獨衡山得一陸宰而杜子美作爲詩章謂其首倡恢大義則茲事寥濶不常見自晉唐以來可知矣愿老於壽岡之麓來歲槐黃之秋聞袁之士充賦有司者萬載爲多異時峩冠振纓策名委贄爲天子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者皆自今日教養之效而祝侯亦將去此而羽儀臺省益茂尊主庇民之業又孰敢議其歸宿也哉姑承命而爲之記六年己亥中秋日

惠民藥局記

宋直隴圖閣

張嗣古

宜春進士

鄱陽吳子似丞萬載且三年以書抵予曰丞於是邑政無細大皆得與聞庸詎可以負爲言韓文公謂偏嫌不可否事者蓋有激云爾走雖不才切有志焉惟是卒卒將受代而奔走臺府無虛月在邑之日無幾顧何以自見獨嘗念邑在萬山中民有疾疚無所求藥束手聽命於天往往不得永年乃捐所得添給等錢通若干緡請諸常平司願循環運惠民局藥以售諸邑使者著作郎章公良肱許焉又請諸常平司願屬諸邑大夫提督月附帳一申以貽悠久使者郎中袁公燮又許焉自是邑人無遠近皆得善藥庶幾持此以謝邑人願公記之余發書躍然復之曰仁人心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蓋

無乎不在也推是心以往則隨用皆足以及物仁不可勝用矣心不在焉楚越肝膽但見人自人已自已尚何望其誠求赤子哉學士大夫志乎仁者也而高者或澳恣於簿書之間卑者率佞倪於風埃之下視斯民痾瘵疾痛若舉無預於吾身者此無他心有不存焉耳予似不鄙夷其官匪身之謀而惓惓乎斯民唯疾之憂是蓋心之所發見而非勉強為之者誠能擴而充之細而理一州大而醫一國必將循標察本爬剔弊蠹培護根源以致其惻隱怵惕之心所謂暴征苛歛以剝民之髓膚者必不為也所謂嚴刑峻法以殞民之軀命者必無有也則其愛民利物之功豈但創一藥局而已哉請以是為記乎予似曰可乃書以遺之

二先生祠記

宋丞相 眞德秀 浦城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烏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烏乎安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昔為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即所謂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為安者也一柱傾則塾一維弛則墮古昔聖賢所為更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焉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之功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與事若或

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楊墨距而禽獸之道消其有
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嗚呼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
不續與自孟子沒而聖學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楊雄氏皆
能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
者猶知尊道義尙名教天理各弊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
其力也鄉使佛老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爲彝者幾
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勛也漢世諸儒則區
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至本朝而有周子其
斯道之中興乎蓋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
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
始以日用爲糝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
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
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卽正理所存斗斛權
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燦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
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
善成性發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
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
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旨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
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身是乾元矣
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

之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世者紹定元年長樂朱侯令袁之萬載謂昌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袁而濂溪先生亦嘗攝萍鄉縣之瀘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迺即學宮講堂之東爲堂三楹繪其像以祠書來曰願有識某惟韓子之於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暫蒞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爲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於斯者盍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風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之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夫惟筆舌談說是工而亡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賈利焉是則二君子之罪人也

萬載縣尉衙清心堂記

宋江西

提刑黃

震

慈谿進士

萬載縣尉婁君撫人也余來守撫君已官萬載未有半面雅而書郵絡繹過於平生歡豈臭味之同以余爲可語者與余既叨恩司臬將行君又貽書謂尉廡久摧前尉皆莫之居今

始葺之一新扁其堂曰清心願爲記余於是益有以覘君之所存凡前此之書郵絡繹非世俗翕翕熱矣然六經無清心之說謂心當養之以清其說方自荀卿始其後荀勉謂省事不如清心宋璟謂清心則庶務可簡是皆惡天下事繁多欲澄其源之所自出直指政本而言之尉居百僚底自朝廷諸司若州縣凡事無不於是乎委事之繁簡夫豈由我而欲清心以省之乎余初筮亦尉吳門事之以非理而來者紛乎如麻余雖不能清心以省之亦嘗清心以應之上惟知有皇天下惟知有百姓惟勢惟貨惟來一非所知此心既清事亦徐就條理由是知清心以省事者制命於上者也清心以應事者承命於下者也尉最卑官法當如是不知余之心亦有合於君之心否姑書所身試者以遺之君各南良戊辰進士云咸淳九年癸酉二月十五日

按此記見黃氏日抄其結銜稱新除江西提刑而通志秩官僅載其知撫州錄之以備續志之補

尙古堂記

元翰林
學士吳澄崇仁

人之所尙有萬不同尙名者進取百途以蘄於升尙利者計度百端以蘄於豐其他小術末伎足以溺心蕩志者皆能使入尙之終身而不厭嵇康之達也而鍛劉毅之雄也而博則其下者又奚足怪夫其所尙之不同由其識之不同也識之

卑者所尚亦卑萬載黃元瑜循循謹厚處家處鄉未嘗矯激
以求異於人而其尚自有與人不同者若名利若小術若末
伎凡世人所好一切不知尚作堂於所居之偏聚羣書及法
帖名畫充牣其中而匾其堂曰尚古子聞而嘉嘆焉蓋人之
所尚者今而元瑜之所尚者古彼尚今者喜其快已喜其術
俗而笑尚古者之淡且迂夫孰知淡中之至味迂中之至樂
哉孟子言讀其書誦其詩論其世以尚友古之人斯堂之名
於孟子之言有合也其識不亦高乎元瑜之所尚固已高於
人而予又為之次其品法帖名畫古矣而未為古也古者莫
如書書之有集有子有史古矣而未甚古也甚古者莫如經

春秋古魯史非司馬遷班固以來之紀也儀禮古周制非叔
孫通曹褒以來之儀也風雅頌古樂歌非蘇李張平子以來
之五七言也書經為上古之書易經為三古之易古莫古於
此孰有出其上者黃氏之子若弟沈浸乎是含咀乎是因古
經之辭學古人之道得古入之心則居今之世而與今之人
異此尚古以淑其子弟之效也其與尚今以誤其子弟俾日
趨而日下者相去之遠奚啻九地之視九天也哉元瑜名壁
為權茶都轉運司屬官在江州為子言其作堂之意而子筆
之以為記云 采吳草廬集補

大本堂記

元奎章虞 集 崇仁 閣學士

萬載黃虛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游往來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修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壻其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皆可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顧來求予爲之記而不知予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以惠幸後學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子執筆焉其何以言之哉昔者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以其從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爲何如竊嘗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時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至無所倚著之時乎若夫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非必有模擬想像者也其師友問答之言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乎人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稟而生其爲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於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爲感應反覆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小止而定也是以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謬迷顛沛以終其身而莫知反其本源者多矣彼爲佛老亦或知此以爲憂乃爲絕物壁立以自勝或爲專壹內守以自固其堅苦百倍則有之雖或穉穉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爲大不侔矣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歛肅以啟發生之機人之爲學何可無所涵養

以爲動而泛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况於風靡瀾倒潰冒衝突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以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以爲大本之立庶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於此者矣若夫其後朱子之門人或傳其師說以爲考諸聖賢之言進修之實尙有可言者則在後學又有以究極之吾聞子中之居是堂也以高潔自克好靜坐故以所聞告之以爲之記

采學古錄補

三新宣聖廟記

虞集

萬載縣尹懷孟馮士毅縣學教諭匡廬曹邦來告於集曰學校之繫於教化大矣風紀之司以爲職任部使者巡行郡縣下車卽理廟學以爲先務而士毅等備員於此謹廟祀緒學舍以待教令不敢緩也茲邑之學始作故宋至和中屢遷不常季年始定於水西內附國朝因舊無改越五十餘年至治辛酉之歲僉憲薩德彌失至縣以其規模敝陋弗稱而學計不足以給用用父老言命縣尹河南張輔延見邑人江州權茶大使黃璧咨以修學之事璧承命以爲已任禮殿小不足以容祭器樂懸之設進退拜立之位爲四楹之屋於殿南深丈有八尺廣與殿等以兩廡之迫於左右也移而廣之丈有五尺徙其門而南之凡三丈有三尺又移櫺星門於門之南

三丈有五尺皆更作焉講堂齋舍官廳廚屋加葺焉事具郡人前進士夏鎮記又十年爲至順辛未僉憲聶公延世至以先聖先師及從祀之像設弗嚴知薩公之用人也審又以咨之黃君受命如初不三月而像設之冕舄裳衣五采絺繡如章又八年爲仍改至元之四年今副憲完顏公至以殿棟橈前後簷之交承雷墮壞仍薩公聶公之意咨請黃君受命亦如之明年陶甃材木具作虛屋架其上以通水飾以文瓦建以鴟尾而殿益高以固完矣凡三役三使者一以屬黃君不資於衆人不煩於官府材木之植工役之備一出於私帑故無所會是以臬司公府標以善士之目焉敢請記之蓋聞之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施諸天下郡國其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人以爲稱人之善必本於父兄也司民風者將有爲焉豈乏材用之供哉而審人以托之不以煩煩一事爲嫌者誠有教行乎其間也取諸父子昆弟之無間言者所以興孝弟也取諸謹愿無干於官府者所以敦鄙薄也取諸敏事而不乏者所以懲驕吝也鄉黨州閭之衆庶見而感焉則鄙薄驕吝之風消善良之類盛孝弟之道興而使者之教行矣尙何憂學校之不修乎乃若嚴經傳之誦說以爲學則尙廉恥敦厚以閑士習出其俊秀而表之勗其所未至簡其所未率則有司之教猶有可爲者

焉縣令學官勉之

重修張巖書院記

虞集

袁州萬載縣獲富里有故臨江儒學教授張君千崖世居之
嘗得山水泉石之勝於其南作亭榭園池廣袤數里青山趙
君文記之言其奇偉華嚴擬於京洛吳越傳聞者如見繪畫
所謂張巖書院在山之麓有禮殿以祠先聖殿有門廡有祠
以奉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有樓以藏聖賢之書有堂以尊
師而講學有四齋以居其學者有庖廩器具以給凡用此又
趙君難其誦詩讀書之美而擬諸廬阜衡嶽之有所自也千
崖君歿子孫出仕京師弗遑於茲者且四十年萍鄉榮君南
祥娶張氏則千崖君之子之女子也有子岳孫既長而有立
稟於其親而請諸舅氏疇願因書院之舊而加葺之以延師
取友率其族人鄉黨子弟而就學於斯也舅氏曰是吾意也
岳孫乃以元統乙亥之春鳩工庀材致其繕治易朽以堅飾
黠以華割腴田以具食其舅氏又資之以樵蘇之山藝蔬之
圃不數月而成且備矣十有二月岳孫與巖學之士傅君任
來求文以記之夫南山張氏之亭館甚多而岳孫獨先事於
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知本者矣宜春在江右之上游其
風土淳厚其人易與為善西瞻衡嶽則嶽麓書院在焉東望
廬阜則白鹿洞在焉此昔賢之所經營皆依乎名山大川者

也今巖學得山水之秀故可托以久長者乎今天下好事者
 築室買田以資講習然一列於學官則行有司之事而絃誦
 籩豆殆為文具者多矣獨巖學違於城關之喧囂邈乎公府
 之拘制饋餉時至無乏絕之慮人跡在邇無岑寂之苦息焉
 遊焉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閒暇可以登高眺遠而發揮其詠
 歌環千里而觀之為學之善地未有過之者矣雖然樂順適
 則志易墮乏磨勵則德每孤前輩寥落師友道廢遺言之微
 孰究孰擴趨時尚者竊縮餘以釣利祿務高虛者假近似以
 立名聲疏鹵自欺之風有不可勝言者宜春文物之邦深山
 茂林豈無古學之士經明行修足為師表者張巖之人其力
 致之也乎苟賢者之未易致也則嶽麓白鹿洞晦菴朱子南
 軒張子之成規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遵信而從事焉
 可也尊信則不搖於異議從事則馴致於成功他日衣冠之
 盛彬彬然自巖學而出則張氏榮氏之名顯著於天下豈直
 山水光華而已哉

錦江橋記

元學士 歐陽元 瀏陽

錦江橋者建城教君玉溪嘗為新昌通守自之官至受代往
 來必經是橋偶見其敝以已賞修之鄉人嘉其成功相與名
 其橋曰錦江以志其還鄉之榮焉歲久復敝子伯川又新之
 書揭記余惟大夫士得意當時歸榮故鄉其志不以宿昔恩

讐爲先而能思以一已之惠爲方來無窮之恩若玉溪之於斯橋其識豈不高且遠哉曰錦云者雖出於鄉人愛敖君之辭亦必敖君有以得鄉人之愛而後然也伯川不墜先人令名重葺斯績以永鄉人之美意豈非孝乎在禮祭則設先人之裳衣以其嘗服被也是錦也者玉溪昔者服斯榮於其鄉伯川葺之不盛於當祭之設乎江發源錦山道良溪至橋三十里橋爲墩一爲隄岸二爲屋十有六楹中三間爲樓初修以延祐之六年今修以至正之七年伯川才器通敏今爲岱山場鹽司克廣先志不獨斯橋爲然上而長安昌溪藍田平田高原下而平山龍江晉安雲峯百餘里間凡建十餘橋行道皆甃以石

重修仰山祠記

元謝詢

孚惠靈康二王姓蕭氏爲瀑淵湧躍之神雲八荒雨四極元功廣博出則爲人哀仰山其故宅也記載起晉代唐永徽至長安作兩書生附彭蠡徐璠舟鞭風駕霆一日夕至分宜縣靈異夔彰施集雲第一峯與小釋迦寂公作庵時聽說法卽仰山寺古廟在瀑水龍潭上今遷堵田萬載縣西半舍地名奇圃山水佳麗修梁鼇駕遠浦虹流列青瑣以前馳交翠環而後湧舊有仰山二王行宮至元丁亥秋七月大旱進義副尉達魯花赤萬奴承事卽縣尹王國用進義副尉主簿李珪

高縣志卷之二十九
縣尉王仁合誠請禱甘澍隨足一邑之民以生官僚主盟重
建靈宇委請陽俊胡巖孫周庚張世茂李一躍袁辛張遜易
寅翔李俊張佑龍阜高袁辛繼張程王發陽壽周仁徐信鄉
老文興貴等幹緣修造各施貲財運木鳩工十二月庚申吉
創正殿衆心輻輳眞宰桴昭士庶虔祈遐邇不應祠庭日廣
樓閣雲齊像設嚴鼓鐘備修廊表廡燦碧輝金左右壽山廟
前隙地一是徐信置八躬領衆善友執鋤於四圍界內種杉
松萬餘株爲後修造用仍自捐金穀辛卯建竹渡橋甲午建
潭埠橋丙申修紹江橋牟村橋壬寅修邑南浦橋瑞州府上
高縣五里斜口橋下二十里端港橋處處興修源源利濟告
天祝壽上報聖皇下爲生民祈禱善心充拓定力堅信可謂
勇往精進福德智慧人也廬陵先生八十五歲由湘回經張
函聞奇圃仰山之盛特進瞻謁有揖余言信等半生精力見
於祠宇橋梁神像官董其事人勰其助合有紀載以垂永遠
余諗之曰子之功子之行非言可旣孚惠銘之久矣如是因
如是果受用無盡贊歎之至姑寓記云

南浦橋記

謝詢

縣之南爲適郡通道行不一里有溪流自西南來縈帶其前
使命往來邑大夫送迎必涉焉故昔之爲政者礱石爲橋架
木爲椽爲屋以便行者橋之有亭舊也壬辰以來燬於兵燹

十五年間無有舉而復之者今朝廷清明邑大夫幕賓皆時
英傑庶務集而百廢興橋之復舊蓋有其時也邑人文泰卿
者精於醫賴以生活者衆悉以其報德之貲獨力爲之屋凡
九間若柱若梁若椽若桷直而壯樸而不華內則因柱爲扶
欄外則通爲版壁以障風雨簷棟黝聖規模一新活人而得
之濟人而用之皆出於中心之誠而非尙浮屠因果之說徼
福於冥冥之中也主簿黃君以正書南浦二字以標其額東
魯謝詢簿官之迹老於江南會而別別而會不知凡幾南浦
固通於道塗者也登斯橋也覽山川之奇勝懷故鄉而不可
到仰其命名之義思文通作賦之意烏不爲之悵然也哉因

述以爲記

按壬辰兵燹正元末紅巾據萬年也橋蓋洪武時修以正卽黃自中字原編誤

淨安寺記

元 僧柏庭

龍江山淨安院自唐武德八年創建於縣東北龍山之前羣
峯聳拔古木蕭森龍河之水縈帶紆迴殿堂隱霧樓閣連雲
春則幽谷香飄夏則百草陰繁秋風桂馥冬雪梅疎四時之
景無不備真仙境也寺之僧皆慕西來祖意朝經暮懺祝延
萬壽普福黎民至咸亨二年歲在辛未朝廷頒行科式勅天
下僧衆請給文儀修奉十方作大利益至梁唐晉漢周五代
之時寺朽僧稀迨唐明宗癸巳年祖師若冰重建殿宇法堂
聿新其舊至周顯德四年丁巳樓殿傾圮草生連壁藤蔓牽

椽迄乎大宋開寶四年辛未僧從緣奉縣帖續創殿堂不興
厥址至宋嘉定九年丙子南泉山祖師普庵曾遊於此有鐘
銘垂於寺因敘之以誌歷代興廢俾後之僧衆世承罔有極
哉大德三年己亥孟夏月記

是記應列謝
詢前誤編此

雲松巢記

明徵士 梁 寅 新喻

寅與胡君志同締交五十年凡海內之士少歷江湖而老安
巖谷如吾二人之相與者蓋亦罕也君於學博洽而爲性冲
素家昔在洪厓之下往來經彭蠡瞻廬阜又愛夫五老之峯
思爲雲松之巢而累於盛名志未之遂迫職教上高遭時艱
阻晚而結廬萬載之野涂谿之上乃曰白雲蒼松吾朋儔也

紫厓翠谷吾亭宇也身之安於是者心之樂於是奚必匡廬
哉乃名其廬曰雲松巢而寓書於寅屬記其概寅復之曰太
白之欲巢雲松也歲月之弗逮而素心之竟違君今以耆年
恬處獲遂初志前人之所不得者得之矣而盍亦觀於雲中
之鶴乎其翱翔乎埃堞之外超越乎溟渤之間朝與王喬俱
夕與偓佺遊耀羽於扶桑揚音於丹邱樂何如也然在林之
思恒不已者何也靜之欲動動之欲靜其天者然也寅與君
弱歲相好白首弗渝山巖之棲時同意合方將覓雲松之巢
挾丹霞以締盟指白水而旌信詎非願與君名泰其族出於
華林文章翰墨之傳於時者士大夫共知姑述其高雅之尙

云爾 采石門集補

青陽歸隱圖記

梁寅

敖君遂初家於萬載縣之野青陽山之傍當平時其伯父及先君以富貴文雅著稱其所居亭觀之美枕高跨深林穹石峻澗幽泉清而一時才名之士或經其鄉則必造其門遊觀之娛宴談之樂必流連意愜而後去兵興以來巨家俱毀今朝創業雖強鎮之悉平民生之復遂而君之家竟隳矣君以嘗食前朝之祿徵至闕下於是思其山棲之樂而自號曰青陽者因求孫子林氏爲青陽之圖且屬寅記其左按圖是山在其居之西南可五里而屹然其中者曰青陽道院君之伯父玉谿翁所作也道院之左曰曾文迪之墓文迪唐末葬師楊筠松之弟子爲敖氏相葬故卒而葬於是也其右曰西爽亭以西方之爽氣爲可挹也西爽之西曰巖巖亭其前有雙石如門如亭峙乎石之上者也二亭之後其左曰白雲窩蓋周圍皆石而其中寬平可坐者也右曰鴻濛奧取杉之存膚者以爲亭之材而又覆以杉之膚蓋唯樸之尙而同於古初者也又其後曰碧霄壇於是而雩祭也山之北爲池池之中三石參立者名之曰小蓬萊取其象也是山舊名觀邱而易之曰青陽本之道家言言人必受東方生氣乃可仙也山周迴十餘里其西南北三面水縈之如玦葬家以爲有朝拱之

象焉則宜其地之靈也寅嘗觀世之人莫不有所嗜其嗜之在是則樂之在是也凡以富以貴以飯啖以菟博以聲伎以遊畋無非樂也而一或失焉則慍且戚其甚者至於鬱悒而或傷其生焉斯嗜慾之弊也唯君子之樂則安於命適於義故無入而不自得焉雖顛沛之甚憂患之久而樂固自若也敖君之客於京師也其於山樓之樂不可得矣而察其中則夷然以安觀其外則粹然以和與昔若無異者則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蓋庶幾乎君之得請而歸老於是山吾知其後之樂又有踰於前之樂也審矣君之家凡亭觀之美鉅公才士形之文辭者多矣而今皆泯焉况又託之畫圖而又藉後來之記述安知其不同於泯者也是可感也雖然君之知寅也久則固不可以無述此記之所以作也

采石門集補

譙樓門廡記

明邑主簿

黃自中

萬載縣新作譙樓門廡既畢知縣趙君中謂其主簿黃自中曰斯役也縣丞馮君原禮實力其事具有牒縣辭盍徵書之以記歲月用示方來謹按其牘曰立綱陳紀守職奉公理廢復新宜在規措叨承簡命共撫茲邑欽奉律令公廨官舍修理勿違敬遵罔怠斯縣兵燹之後雖已建立廳事修葺未備爰有北門城樓暨空閑倉宇俱係劉氏敬與姪明德屯據時所建軍民墮毀將成廢物遂理喻其居守者戒市民拆運其

木瓦柱石勸率各都里長供給工食仍添助蓋瓦兼自捐已
俸贖布帛犒人匠迺相物料量度長短起造甃覆以旃蒙大
荒落之歲季冬丙寅作儀門兩廡吏舍明年仲春己未暨譙
樓築廳前露臺甬道立戒石亭未始差斂稅民擾害鄉疇也
原夫開設之初銓注令丞簿尉典史到任因見官治草創弗
稱觀瞻僉議各出利便方策重建一新於是相時成事允屬
通敏長材者焉然則締構經營非馮丞固莫爲功而協謀於
前思繼於後繫非同寅之心則亦將曷賴焉乃余復何幸執
筆從事以與有榮於其間獨惜典史韓昱遽先物故弗克共
落成耳乃相與備述其語勒諸石以諭後之人又明年秋秋

朔記

賈令建學記

明湯熒進士

皇帝卽位之初年詔郡縣議學校養育人材以輔翼國家承
天休命越甲寅入載之間政教大興郡縣吏虔恭厥職咸能
出棟宇於塗炭之餘植葵倫於廢弛之後炳如也萬載知縣
淮安賈侯志通下車以學校爲務嘗與士夫履觀故址某爲
正殿某爲明倫堂某爲齋舍某爲廚庫某爲二先生祠某爲
魁星堂雖平日案牘山積若無少暇及此者而規模之廣狹
位次之伸縮工力之多寡費值之欠餘皆素定於胸中矣一
旦咨於丞孔思道暨諸同寅咸相其志遂委財命工備物底

績黜聖丹漆各中矩度巍然煥然其聖人在天之靈歟抑我
侯經營之功同寅贊襄之至也嘗謂法度禁令可以集庶事
不可以結人心至觀教化之效仁義恩澤又不出於法度禁
令之外故民不期孝弟而孝弟自興不期忠信而忠信自立
雖任其責者亦不自知其效之至此也且人材之出也固山
川之氣所致其成也朝廷勉勵之功師友琢磨之力人材非
聖化不能成王業非人材不能理詩曰於皇多士生此王國
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此之謂也爲吏者以朝廷之心爲心新
令尹又以舊令尹之心爲心庶人材治化相維無窮已

混元經閣記

湯 熒

曜靈觀經閣乃混元教弟子劉又元所建也觀居縣西二十
里懷舊鄉緬村里紫蓋山下相傳爲謝仲初遊覽藏修之所
歷唐至宋靖康觀毀後仍建焉元壬辰法堂頽敗又元懼宗
風之不振憂元範之無託乃竭已力告諸好事者傭力備工
辟其地新建是閣閣高三丈二尺四十有二柱上祀元帝像
卽其師高敬則所塑下爲居室以禮四方往來高士左楹以
祀宗師右楹以祀檀信及歷世神主辛勤十年始完吾觀又
元師弟子授受之業始以正一爲名初未及混元是閣之建
其下開正一法堂所尊奉經以度人爲名亦未至於混元此
邂逅法師熊明德授以混元宗旨而深契其心始以是閣爲

混元經閣夫學者既以老氏爲宗老氏之言曰窈窈冥冥至道之精昏昏默默至道之極非混元而何正一之用行混元之體固具乎其中矣夫混元者雖曰氣之始實未嘗有始也而亦不能無始也蓋其爲道出於未始有始之初非有朕兆可名非有聲臭可求非有形色可驗故謂之混元求混元於言語文字之間蓋日已遠矣經典云乎哉雖然學者不假乎言語文字以爲入道之門則混元之境何從而至熒儒者也萬載縣令學掾歐陽彥斌來瀏陽求碑文又元就以是記爲請余於混元之旨未悟因彥斌回質之師以求教焉或曰庶幾然後刻之可也洪武七年甲寅三月吉日

重修浮橋記

明邑訓導

曾宜勉

廬陵儒士

萬載縣古渡曰龍江曰竹渡邑之要津也龍江距邑二里而遙竹渡則派流西上一舍而近上通潭鄂下通筠陽南抵臨吉前元俱有橋以便濟涉壬辰兵變燬於火竹渡續修未久而復壞龍江五十餘年未有能繼之者每春洪水汪洋孤舟斷岸不無病涉之歎夫橋梁道路乃爲政之首往往官於斯匪因簿書期會則迫賦稅逋徵奚暇於此洪武壬午貴池舒君仲誠甫尹斯邑下車以來招流民恤孤獨闢土田均賦役二載之間晏如也顧尤亟於徒杠輿梁首修竹渡命僧文隱董其役及修龍江命耆民郭文煥督之始壬午冬訖癸未春

衆先欲撤竹渡舊橋於龍江隨宜葺之稅大使鄭子謙請曰
盍若更新庶耐悠久侯欣然從之主簿舒君永懷又力贊其
成凡一毫之費一力之役不煩於民橋皆載舟水面隨其濶
狹或九其舟或十五其舟貫以長索板其梁欄其側而石其
兩岸旁立庵舍擇民復其身守之規模堅緻足以久遠車馬
往來晨昏馳驟若坦途焉橋之費也凡若干緡非衆施協力
而侯爲之倡孰能成哉衆請書其事刻板於菴以告來者噫
龍江竹渡之有橋也成於我侯便於爾民凡僮僕而提攜負
載而奔頓行者歌休息者不憂厲揭之勞誰之力歟歷兵燹
暨今寒暑代謝凡若干載乃始成之又誰之力歟是宜記之
以貽後世使繼此爲縣者皆能行政若我侯則龍江竹渡之
不朽豈可以世數記哉

桐岡書屋記

明祭酒

胡

儼

南昌舉人

萬載邑治之北二里許其地曰桐岡其土豐衍其人近厚邑
人劉文忠築室其間環龍江之水面紫蓋之峯又宅其地之
勝者蓄古書教子孫際太平之興運樂邱園之閒暇所以求
其志者裕也其子蓋登永樂乙未進士擢刑科給事中溫厚
而文雅足以見劉氏詩書之澤矣昔韋長孺能教其子傳其
經並貴顯君子謂之重學司馬溫公曰積書以遺子孫子孫
未必能讀君子謂之貴德世之人勤一世以治生各有其業

有其業者皆欲遺子孫士以詩書農以畎畝賈以貨工以藝
古今天下皆然也然子孫賢不肖不能齊雖其業有本末或
傳或否則亦豈能必哉故曰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積德
者後必昌有賢子孫必食其報矣嘗觀宋之時范氏積德百
年而有文正公其初孤貧無聊人不能堪乃能奮苦志於學
而卒以功業顯聞又有出於韋氏上者豈假祖宗尺寸之業
哉由是而言士大夫所以遺子孫者德與書不可偏廢也文
忠蓄書既教其子光顯矣優游暮齡豈不可淑其孫乎由子
而孫繼繼承承亦豈有窮哉雖然積德與書以啟後人固在
文忠至於積學衍慶以顯揚先德又在子孫之自致何如耳
蓋來求文余未嘗一至桐岡其山川景物有可題詠屬之能
賦者獨書此以爲書屋之記云

綠陰書屋記

明侍讀

周

敘

吉水進士

綠陰書屋者刑科給事中郭君瑾未仕時藏修講學之所居
也其地擁月臺紫蓋諸峯皆萃延拖而龍江之水引清紆練
出虹橋以達平曠喬木碧樹濃鬱隱映謂之綠陰池上君祖
敏齋父孟牖結屋藏書以教君招致賢師友相切磋砥期於有
成志甚篤也君克承先志研覃弗怠既已出爲世用階清顯
恆自念所以臻是者未嘗非書之由而祖父義方之所及然
牙籤插架手澤猶存而松楸雨露之思深矣不有記焉懼世

德書香之無以詔後人也乃屬言於子子惟君子之學也每
 卽夫寬閑雅潔世紛弗接之地然後理以靜明節以苦勵蘊
 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此昔范文正之長白石守道之岨嶮
 所以專意肆力而暴著於世也然二君子者猶離家庭卽曠
 寂孰若君祖父處豐裕闢幽夔使其子孫居慈孝樂地成爲
 已之功立顯揚之本乎且君復將宏德業茂繼述彰而大引
 而伸之此又子孫難得於祖父而祖父難必於子孫者也可
 謂交賢矣雖然先民有言書者用不敝取不竭可供無窮之
 求者也爲君後人亦勉於斯焉則其繼君而來又未可量書
 屋之光榮詎有艾乎余嘉君之知所本也故記之而期於無
 已焉

志喜堂記

明禮部侍郎 王直 泰和

邦器名瑾以明經取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凡三年朝夕在天
 子左右以近道德之光上以爲稱是職推恩以所居官贈其
 父母亦贈孺人錫之敕命雲漢奎壁之文燦然昭映於其家
 邦器雖不能無感於心然深自喜余亦喜之或曰邦器得褒
 贈其親其喜蓋宜而子亦爲之喜何居余曰君子之喜獨以
 已哉蓋有同乎人者矣夫人子之生父母見其爲男也則喜
 之及其稍長知讀書就筆研矣則喜之及其志之遠大而能
 親師取友以成其德達其才則喜之旣取於有司對於大廷

而登科甲之榮則尤喜及列官華近職事樞要進退周旋如
在天上則喜滋甚矣而人子之於親譬如萬物之於天地其
生成之德豈能報哉惟冀得祿以爲養庶幾少慰焉然而有
不得者此其心當何如也遭遇聖朝褒贈之典使父母平日
喜幸之心一旦而與享之雖冥冥之中且慰悅矣豈獨其子
之喜凡有愛親之心者蓋莫不喜也孔子曰立身行道揚名
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蓋行道者立身之本名之所以
揚孝之所由顯也邦器今能顯其親矣其身益卓然自立則
其名當永而所以顯其親者將不益大矣乎予於邦器不特
今日喜之冀猶有大喜於後也問者唯唯而去適其鄉友禮
部員外郎易節時中來求言以贈乃述志喜一首以贈之遂
各其堂曰志喜堂

陳合修學記

明學士

張元楨

南昌進士

萬邑廟學曠治已久廟制自禮殿門廡下迄庖庫牲殺之處
學制自明倫堂齋舍外洎廡廡會食之所有廢焉而莫之舉
有徹焉而莫之葺禮樂教化之地弗急於簿書期會固有司
之常歟成化戊子海陽陳君崇文以偉才宏局來令是邑甫
下車謁廟視學卽慨然興嗟曰令一邑師帥務孰先此於是
經營注措持其無敢慢之心堅其必欲就之志甫一月廟櫺
星門成旣一載學書舍成又數載禮殿廡東西戟門及明倫

高華縣志卷二十一
堂成又數載庖室牲房學齋東西門內外饌堂粟廩廨宇成
其費也弗糜之官其役也弗徵之民或廢焉起之而加宏壯
或敝焉葺之而加侈麗又從而固厥周垣端厥階陛廣厥塗
街由是法制宜有煥然大備廟庭肅肅儼乎聖哲之臨堂室
言言宜於講誦之樂儒風聿振士氣勃張陳君爲令可爲急
當務者矣學司訓葉福桂梧咸嘉君績欲詔之無窮乃誌於
貳尹陳衡判簿王琇遣生員宋瑤鄒泰來南昌屬爲記夫廟
學國家制自有定廢以壞舉之有司職固然也而固有忽焉
弗之急急之而必待其人是何異於學者理本固有成厥毀
作厥隳非上之人有以致厥功弗可歟茲邑廟學固曠治焉
久今陳君乃毅然爲一新之諸士子來遊來歌觀茲盛美其
亦反而有所興哉廟制焉久廢而備吾容有久廢而弗備者
學制焉久頽而葺吾容有久頽而弗葺者因耳目之新日致
所以自新而求無負於賢師帥異時出而登庸將有以推而
大振天下之頽起天下之廢以補造化以福蒼生則陳君之
功豈徒今茲右於廟學而已哉

重建雙虹橋記

張元楨

一橋梁之修於有司詎爲重以大者然古人占茲於政今人
盛茲於舉古人曰小且理矧大輕且舉矧重今人曰庸有司
急者勢否則利利急第撲滿於已遑民焉軫勢急第簿書期

會之劬邊民焉厪茲其故事則末而有司臧否焉攸繫亦弗
小也萬載縣左有橋曰雙虹崩於元季國朝洪武永樂間圯
而重修之至今成化乙未夏霖猝溢復衝廢涉者病焉縣尹
海陽陳君璨惕然曰茲非吾責哉乃伐石斲材擇人程督仍
故址梁而甃之樓七其間旣三滴叢之飛梯繫之風鈴修尺
百廣尺十二崇尺二十復橋北立關王廟以鎮之龍江南浦
間病涉者免矣工肇於歲乙未八月訖於歲丙申五月陳二
尹衡王判簿琇喻掌教淳葉司訓福僉曰茲功弗官縻弗民
騷匝十月歛焉於成侯誠良厥畫者微有以章之久疇能知
厥功之自則相與植石橋左而亭之走生員辛容李升丐吾
記吾謂茲今人盛厥舉古人占厥政者陳君善績在民殆弗
勝書然茲亦証無小之俾就泯况茲橋衰民之剝則前此有
司愧於民已多陳君此功又詎賢於今有司而已於戲先王
之政舉自不忍心建橋以利涉亦不忍心一端也有司朝廷
責之宜有大乎此者此猶不舉餘從可知使天下事上以下
不忍心人人乎陳君茲一橋之能達詎王道焉弗備詎世道
焉弗隆噫然而難矣

靜觀亭記

明邑教諭 喻 淳

成化四年冬粵海陽陳侯璨來知萬載事下車之初慨然慕
漢唐守令遺風律已嚴愛民惠越明年化行俗美百廢具興

公堂之後舊有亭曰儼思乃退思之所歷年寢違棟宇傾欹
 侯重葺而新之無以名亭一日因其兄崇珪示書教戒遂書
 之於壁欲常觀之而不忘故更其名曰靜觀屬余為記竊惟
 仕而優則學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德退休之暇吾知
 侯優游其間俾天君泰然外絕喧囂之擾內無非僻之于心
 與造化俱身與神明接靜而觀乎天地則天地不過以生物
 為心靜而觀乎聖賢則聖賢不過以行道為心靜而觀乎兄
 之所以教戒則亦不過欲以養民為心夫豈不可體天地之
 心以為心乎豈不可體聖賢之心以為心乎豈不可體兄之
 教戒我者以養民乎程子所謂觀物於靜中自有春意最可
 體仁予於陳侯徵之矣是知昔之名為儼思思則生於心而
 由乎中今侯更以靜觀觀則寓於目而應乎外內外交養動
 靜不失觀我生以觀民生將見事修政舉本成已之德推之
 以新民民革舊染而從新政樂雍熙太和之治遂相生相養
 之天漢唐守令豈得專美於前哉因記以名亭

陳令修縣治記

明修撰 羅倫 永豐

國家之待士也因其才而養之養吾民也士之仕也以其才
 易吾民之養非厲民以自養也是故飲食車服宮室使令易
 菲惡以甘美做陋以壯麗野朴以輕便非過也宜也夫公官
 之制內以位敘外繚周垣八則同署出則同門蓋欲使之廉

貪相察勤怠相繩以立政體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夫何仕者不假官營私則安於敝陋此何道哉萬載礪帶袁筠俗號易治廨宇腐壞漫不可支海陽陳崇文吏斯土也於是八年矣知民之可使也乃圖新之南嚮爲公堂北爲退思之所前爲重門旁爲吏宇龍亭有庫居貨有藏戒石有亭徒役胥吏居息有舍凡爲屋百餘間民見其成而不知其勞殆非才其然乎移之於理何有今夫四方司牧寵賂章行上之所爲民亦歸之剝膚椎髓公私罄然掃地壁立民不堪命不革其舊而新之殆甚於斯乎夫司牧而奪其有是盜之也吏之盜吾民也久矣安其養而盜之國之養士士之養於民其端固然哉易之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者養人而養於人小人者養於人以自養君子內而小人外則泰小人內而君子外則否否者陰柔之極致也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傾否爲泰易壞爲新天之道也風俗之成政化之行夫豈遠人哉書曰邇可遠在茲君尙圖之是役之興縣丞陳衡主簿王琇弼相有績以生員彭用中陳鑑來告紀成乃文其成以詔來世成化十三年

譙樓記

明學士

吳

節

安福進士

萬載袁屬邑在漢爲建城在吳爲陽樂在晉爲康樂五代爲萬載宋元因之山有金雞白塔紫蓋之名水有龍江錦江清

泉之號巖之可傳者仙遊龍成也橋之可題者雙虹南浦也
名宦則有林景達冷應徵諸公以名績稱人物則有宋齊邱
廖洪諸賢以文學著讀書有堂科貢有學仙釋有紀物產衆
多誠大郡之勝地諸邑之奧區也成化初海陽陳公琛奉命
來宰是邑宅心以仁懷民以惠葺年而政通人和流逋四歸
再葺而風移俗美稼穡以穰遂倡諸寮擗恆祿節用費首葺
公廨以嚴出入次營學校以崇士風暇日登麗譙見其棟橈
瓦墮風雨污漫歎曰表望在此其凌替至斯乎迺謀諸父老
百執咸曰唯命邑之富民聞之皆願分貲以助遂蠲日培址
鳩工輦土取材於山鑿石於阜建樓五間爲甍三滴叢以飛
桷繫以風鈴繪以丹青甃以堅甃大書其額曰萬載縣又設
鐘鼓栢簾刻漏於上以備嚴更擇人守之惟謹由是黎庶奔
走來下邑者瞻望麗譙翬飛藻繪咸嘖嘖歎美以爲昔未曾
有其遇事入公門者亦皆鞠躬引領無敢差池此邑望所以
尊隆而政治爲之一新也一日教諭喻淳率諸生登眺其上
聚首言曰茲樓之成功用浩大宜有文以紀之乃遣秀士二
人走書安成徵爲記將鏤諸石予惟麗譙通邑之表四遠所
觀望也况考景定時以修政務祇嚴更滴以警閭閻皆事之
大者也昔在宋時張希顏知萍鄉殿直范延賞過焉夜宿邑
邸聞更鼓分明知其必有美政歸以語大臣張詠詠然之薦

名於朝遂登顯仕今陳公為政清明愛民如子平徭薄賦市
不易賈孜孜焉惟耕稼是勸比希顏之政勤勞過之矣且建
麗譙以壯邑觀豈特更鼓分明已耶使節所經必有稱道而
薦剡者遠大之望端有可期不但展百里之材也於是述其
興造之始用工之詳壽諸貞石以垂永久

黃令新學記

明大學士 彭華 安福進士

皇明混一天下自京畿以達於郡縣無不建學校以育人材
故當時士無不教教無不用用之於家國天下又無不宜此
其所以時稱盛治而非漢唐宋之可及也矧萬載為袁郡鉅
邑而舊學在縣治之東窄隘弗稱凡文廟祭器堂廡號房悉
因陋就簡前之有司鮮有究心於是者永興黃君瑛由進士
宰是邑下車之初拳拳以興舉學校為念然不能以一旦遽
成比三載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慮學宮之窄隘則廣之以
曠地憂文廟之傾頽則創之以新祠廟後建明倫堂堂後立
奎文閣櫺星門舊以木也今則石以易之泮水池舊所無也
今則鑿以浚之禮門義路昔所未闢也今始闢於兩齋之左
右露臺躍臺昔所未築也今始築於文廟之前後以至神像
之繪籩豆之新庖廩之設戟門之修丹墀之廣號房之造與
夫鄉賢祠習射圍廡宇饌堂煥然一新皆出於侯之規畫也
經始於丙午夏落成於丁未冬於是二尹黃君仲哲判簿徐

君瓚掌教李君仁訓導劉君顯等具其事令庠生鄒泰柳書請予記予惟學校乃王政之先務職守令者孰不知之然知而能為者少為而必成者尤少若黃君之用心可謂知而能為為而必成者矣然則斯邑之士宜以邑宰之心為心務窮理修身於未用之先忠君愛民於效用之後上不負聖天子下不負所學則有光學校也已

城隍廟記

明邑教諭

朱

憲

山陰舉人

古之有國家者必務利民利民者必祀神凡神之有功於民若山川社稷以及坊水庸門井之屬悉載祀典歲尊祀之而城隍之祀不經見三代而下萌於唐歷宋元而漸盛天啟我

高廟

靖寰字即大正祀典以為高城深池鞏固疆域

不戢者不敢睥睨以肆侮民賴以安厥功不在山川社稷下非門井之利一家坊水庸之利一鄉者倫不可不祀也故著於令甲曰廟而天下郡縣皆立之廟之高廣視郡邑廳事為差職郡邑者將視篆必先謁廟誓神有事於山川社稷則載其主以配享焉夫聖人重神之旨所以崇其功抑欲司牧德與神合為民利不為民病也萬載舊有城隍廟在邑東北隅去邑治不一里歲久堂寢門廊俱傾圯予自宏治丙辰視學篆目其廢壞常致慨焉己未冬洛川張公道顯來令邑詫曰廟廢若此曷稱神棲更新之舉不可緩矣義宰辛潤字延仁

聞而起曰此吾素志也遂出私帑若干緡市木石磚瓦覓工役作中堂五楹後寢三楹又作東西廊各五楹爲堂之翼作內外門各三楹爲堂之限月臺丹墀夷以磚堂寢門廊覆以瓦與夫龕坐几案之設黝堊金碧之文司曹馬侯靡一不具堅好確密足垂悠久經始於庚申春三月十二日落成於辛酉春二月吉日道顯公奉神像中座每祇謁顧謂僚佐曰美哉廟之更新也貲不出於官役不及於民幸其克成吾志矣將記其事以貽後會以艱去乃請予記之而予以校文南都旋者續北上不果後八年戊辰延仁走書來徵文予與延仁交之久知之深義不容默况數年心諾不改不踐緡惟人生

世間有財不能施者爲吝能施而於無益者爲濫皆非義也夫人心易惑莫如淫祀相率崇奉之峻厥殿庭侈厥臺觀雖傾囊倒篋而不恤由不知義耳城隍之神爲聖朝所重延仁仰尊朝典成邑侯之志不吝捐若干緡撤其廢而一新之誠可謂知義而尙焉者也其視惑於淫祀以其貲爲無益之施者不亦遠哉神用永歆監吏民之臧否而禍福之茲邑其享久安長治之福矣自是而後星移物換廟貌不能恆新不知任起廢之責亦有如延仁者乎予故記之以俟

潭頭橋石碑記

明邑令

張邦穀

宜興舉人

部民李氏曰珪者幼補博士弟子員長而俠施晚益敦行誼

以廁於膠賓予接其人知非齷齪者潭頭之石橋也實昉於
 彥端至珪重建以鎖鑰族姓之水口走而請記於余余領之
 先是余以勸農行部一至其家見其族之子若孫不下干指
 皆敦樸守素間以秀文絕不妄與人爭競有先民之遺焉家
 環湖而宅其中大江循其左而一往不復顧去家東里許曰
 獅曰象兩山始牙錯而抱焉石橋雙鎖亘於東南支流之間
 以縫其闕龍圖祠則踞象山之趾而履清泉之下江之中有
 石如盤面徑可數丈餘所謂涼傘石也天造人工皆為李姓
 水口坊不滋他族逼處此以與爭競豈偶然哉夫山川盤錯
 怪石嶙峋為捍門華表之綴旒地之勝也因山川之陰陽而
 利導之以補其闕陷英傑之行也事有關於地方而樂為揚
 挖之以垂於後世亦守令之職故不辭而記之後之君子其
 有感而護之不衰端有所望云

郭司理修學記

明尚書 吳山 高安進士

萬載學宮故隘陋弗稱制典成化間充拓之歲久就敝嘉靖
 乙丑春郡節鯤溟郭公臨視邑篆周覽悵然且啟聖祠宇遠
 隔而敬一亭奎文閣亦遺址僅存非所以遵時制樹風聲也
 乃屬經衛徐君大旦丞貳王君詔市材鳩工聿興役事進學
 博潘君佺王君維相譚君堃董治焉詔佺等祇受厥成疊疊
 事惟謹首文廟次啟聖祠敬一亭又次奎文閣皆鼎新之又

念名宦鄉賢缺祠非制則附建於奎文之東西而儲用有庫
蠲潔有廚藏修游息有號舍諸凡典籍禮樂之具井井咸備
於是延經師開經幄日與諸青衿講明經理然未嘗以興作
勞庶民也贖金所受錙銖不入私室凡榷榘棟梁版幹力役
罔不取給焉蓋常情所必取爲已有者而悉捐用之此所以
民不告勞而黌宇就飾也惟時士類欣欣焉嚮風承德禮闈
春榜宋君良佐先登之其諸文明之嘉會而感應之徽兆乎
丕休哉郭君之芳烈不可磨也旣而令尹胡君文光至喜前
緒之有開而紹休者之易於爲力也徵記於余余惟古有三
不朽之說德其先也功與言固其緒餘焉天生孔子爲萬代
道德宗主陶範諸賢無非身心性命天常人紀所繫故萬世
允賴報祀至今不衰然曰吾無行不與二三子是以身教之
也鯤溟郭公東海間出也學孔其素志焉持節明刑得情勿
喜孔之會也摧抑權勢名達帝聰浩然之氣剛大莫禦孔之
孟也艱娶者有助弛葬者有禁忌行者有飭無非道德齊禮
之遺意則其出身加民又皆孔氏家法也茲而修飾黌宇教
學爲先是蓋推其所得於孔氏者以淑諸人此其屬意斯文
亦至矣哉二三子服儒衣冠誦法孔子苟於操履之間漫不
加省一旦叨竊科第登陟崇臚將上負天子下負所學吾恐
其過廟生愧而孔聖之靈亦戚戚然曰非吾徒矣是又郭公

之憂也先達爲袁士謀者有曰文當如韓道當如張余亦曰
操修作用當如郭也余不敏職列史館日以采錄名實爲事
是殆不多見者故特爲記之亦俾爾有司爾多士知所興起
以無負郭公惓惓之志焉

啟聖祠記

明辛 磊邑舉人

皇帝九年詔尊孔子至聖先師禮崇封先世啟聖公祠以特
廟以先賢孔氏鯉曾氏點顏氏無繇孟孫氏激配徧及天下
郡縣林侯聯峯合萬載勵政均輸百廢具興大懼廟隘於地
弗舉化尼弗行無以稱合上意旨胥之得西塹廢祠可踵而
易理也以聞巡撫三峯高公可其請乃白於僚屬冀君廷憲

馮君應軫議以克合計圖百步有奇猶重憂乏費越癸巳春
董其事於盧君鼎儻工量值命日募傭仍厥基新厥良材端
厥齋階中爲亭殿左爲名宦祠右爲鄉賢祠前列門三門各
有扁垣墉聿新舉工於歲秋費弗官糜役弗民擾工弗時拙
偉哉事旣竣侯將報政尋拜戶曹屆行盧君以磊眠其盛而
落其成屬爲記之竊惟聖人之道侔於天地古今知尊事之
矣至崇其親以特廟釋奠漢唐宋所未有者實我國家尊師
右道超古準今之盛典也夫惟天下吏侔有賢否故廟宇之
建有舉有墜侯程工而廟登勢肅而品器飭夫程工而廟登
則神位所由崇勢肅而品器飭則春秋嗣祭罔或隳侯無負

於國哉然以名宦鄉賢附者何夫道萬世之公出治民退修已一而已矣仕不名宦民罔治處不鄉賢身罔修非聖人徒也從祀廟廡其誰曰可侯取尤者附之祭畢次名宦又次鄉賢俾獻斯廟者指某宦言曰此先代名宦也吾觀風於後可自諉於斯人外哉士夫詔相者指某賢言曰此吾鄉先賢也吾講學於後可不預於斯人中哉出以道治處以道修無愧聖道卽無愧啟聖之心此吾侯善體上意曲成邑人之化者也若其崇廟貌以侈虛名而已固非國家制詔之意抑亦長吏者之羞禮曰以教道民必躬親之林侯有光是矣詩曰寢成孔安盧君亦有光於是哉

正人軒記

明倪棟上虞

余友葑石陳君治萬載期年政成構軒於廳事後而休沐其間喬柏陰翳挺如翼如請名於郡大夫鄭公公曰古有正人如松柏當書正人軒於是陳君走价數百里屬記於余余惟世道之衰由於奸邪之亂正而邪說之肆起於正學之不明自剖判以來國家所以爲國家天地所以爲天地人心所以爲人心恃有此正而已國不正則亂家不正則亡天地不正則日月薄蝕陵谷變遷人心不正則棄禮滅義縱惡怙侈而近於禽獸夫人將以其身理國家位天地而使之近於禽獸可不哀哉樹樹者樹松柏則貴之冀其可材亡論荆棘卽桃

李春悅其華而秋啖其實巨室亦何賴焉析圭懸組之士林
林不可勝計其爲國家荆棘者何限藉令朝夕奔走辦集於
追呼會計之間彼自以爲庸國家且桃李視之卽亡此百輩
何足慮所慮者亡正人耳貫四時歷多祀如松柏之不改節
則掄材者亟收焉朝廷得一正人而以之尊郡國得一正人
而以之治邊圉得一正人而以之寧所謂人紀正而地紀定
天紀貞也才智之徒方其無事攘臂捩腕以爲誠得一當稷
離逢干易與耳及當利害輒如敗荷衰柳隨風而靡賢不肖
之相距奚啻松柏桃李哉嗚呼端人正士衰世豈盡無之其
或無救喪亂而身遠名滅反爲奸人竊笑者何也正學不明
而邪正之勢不兩立也姑蘇專而萊公逐臨川柄而溫公行
此非較著者歟然則栽培之機亦顧上之人何如耳今天下
正學昌明正者榮晉邪者退屏若秦越黑白之不相入士患
不正不患正之不行也陳君負瓌奇之材嘗與余登九峯之
巔四望寥廓湖光萬頃海濤接天慨謂余曰丈夫氣岸當如
此矣比治甫期而頌聲四達諸所建白約束皆可載之合甲
則其爲鄭公屬意宜也所謂栽而培之者非耶鄭公正已率
人陳君附之以起所謂得一人而足者而相遇若斯豈非正
道之大幸哉然則茲軒也詎直一時甘棠已歟陳君與余同
邑家世廩仕以正道顯鄭公聞之侯官人壬戌進士結髮事

正學今爲良二千石表正於袁

城南社倉記

明大理
寺少卿宋良佐
邑進士

昔人有言救荒無奇策然王制以國無九年之蓄爲不足無六年之蓄爲急無三年之蓄爲非國前漢志亦曰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太平夫無蓄則不足且急而非其國有蓄則登且平而謂之太平蓋天時之荒歉無常備之不可不預也救荒之策其奇於積乎宋紫陽朱子提舉浙東慮民艱食修舉荒政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立社倉具有成法遇凶年民不餓食孝宗徵之進直徽猷閣下其法於諸路茲固救荒之表表者也大江以西惟吾萬田下賦上歲入之租

不足供稅邦之廩庾儲蓄無幾一遇旱澇饑饉荐臻臨期告急計無所出積貯視他邑尤不可緩矣我侯西川胡公家近紫陽之居學邇淵源用能紹四百年之傳而光大其緒出宰吾邑至則詢瘼察隱視民之艱食若切痲立迎春亭以重時政建養濟院以恤孤貧置南儲倉以便轉運清逋征法以平輸納政績顯著徵譽四騰當道稔其賢屢褒崇之隆慶庚午大中丞劉公光濟疏之天子加大夫秩留久牧欲衽席吾民也尋奉起立社倉之法以備荒歉茲舉也先得我侯惠下之心真足以償我侯已饑之念者乎侯庸是經畫多方度里中地之便民者各立社倉一所勸誘鄉井之民感激咸樂

出粟以實焉設社長副以會計之斂散之規宛然朱氏遺意
鄉之東曰澗田西曰櫛樹潭曰進城曰牟村每豎巨廩四門
堂一以便省視城中居民輻輳因取預備倉左側空地立城
南社倉左右巨廩八中有廳前有門屋旁立小屋三間守宿
者以司啟閉垣堵棟宇創造維新其材甚巨十倍於鄉真不
易之規也孟冬工竣邑鄉耆屬余紀其事余以爲君子之仕
也固當志存益下而每難於施濟之衆濟衆固難而濟衆於
顛連無告者尤難也此法立蓋有澇不能使溢旱不能使涸
疫癘不能使災惠澤沛然溢於萬載與朱子活浙東之民者
其心一其事同曰登曰平曰太平者不見於今日乎救荒之
策孰逾於此余固慶聖天子愛民之心無窮我侯仰副聖天
子之心益廣於無窮矣侯諱文光姓胡氏號西川直隸徽州
黟縣人嘉靖乙卯鄉進士

竹潭橋記

明教諭

龍國臣

邑選貢

竹潭距邑西十五里有大道截流橫渡上通荆楚下達筠陽
凡商人之販者負者邑人之往者來者咸之焉先時水勢狹
淺設徒杠而已頃年以來洪水衝激澼日圮潭益濬每春夏
瀾漲汨沒於中渡者頗多君子見而歎曰不仁哉竹潭之水
也有司之心也夫水無心也亦無爲也不仁之名可追也有
司廢王政使人病涉若此責將安委邑西宋母鄧氏聞之曰

吾夫君西溪一元不幸賫行道之志以祖畜愛人之心未及一試良可傷哉幸有篋笥遺貲足值木石費翊茲橋成幾顯愛人之仁於身後乎遂慨然命匠屬工伐石於祖斷木於山卜辛巳歲之元日經始焉橋凡四墩岸磊以石長一十丈廣一丈六尺上庇以屋凡九間覆以瓦楹列二十期年而集人咸羨其成功之速也販負往來若履周道人無病涉功何懋哉夫西溪翁厚所藏而足今日之費不幾於善藏其用者乎鄧氏不吝所藏而揚夫之美不幾於善顯其仁者乎嘗聞宋之先世有渡蟻而大魁天下及其弟並顯名於時者視創橋利人仁之大小奚啻倍蓰哉夫能培植昌大之基後日子孫得無若郊祁之顯世者乎余非佞也古人所謂仁者必昌其後可徵也三江子恭嘗遊余門偕弟從來請文紀事蓋將揚考妣之休於無旣不又幾於孝乎是故不得辭也是故為之記也

重建崇文堰記

明邑令

張文錄

同安舉人

萬載學宮東畔古立崇文堰秀水瀦蓄科第蟬聯迨堰圯水涸丁酉迄乙卯鄉會不競者二十餘年應泉江公典文教慨然有興復志謀諸合江徐公蒙泉張公卽其故處出貲聚材鳩工闕塞積導上流列陂而障之嘉靖丁巳冬經始戊午夏告成秋試庠生葉子璽果中鄉薦真若桴鼓之相應焉則斯

堰也信於學校之繫重矣余莅茲土樂觀厥成見其浩淼迂迴波流萬頃汗壁若渾然天成歎曰自昔圮以至今司教者不知其幾矣視堰之興廢罔有注意者而公經理若是是壞於數十年之間者舉於一旦不賢而能之乎今而後司是學者享其成游是庠者際其盛真才輩出羣收高第萬之諸士有不興去後之思者哉不惟是也甲寅歲郡判淮陽春谷葛公散俸收置學田久未聞竟其事者公推廣其惠買田二十畝有奇以成葛公之德則公作興學校之功更無旣矣諸士徵予爲記豎石中流庶來者有所歆望而堰可世世不圯也已

餘慶堂記

明侍郎

汪道昆 歙縣

余自謁告居邑得二丞良先後甫及三年遷以令遷去金故楚產余從家食得其人比喻少府八疆余業已目偉之矣卽吾邑宜丞甚何翩翩得此兩君居頃之所部率推轂少府一考檄至乃得塾江三老謂余司馬雅謂吾邑宜少府耳第能得一少府於邑宜未得少府於家要以家世不倍於人倫則祖禰之世澤厚矣祖以詩自負而處士禰孳孳務明經祖嚮禰言孺子何慕羶爲也古稱孝友爲政無寧逐逐以希儻來孺子已矣處士唯唯尋釋業而務承驩居常視食上下問衣燠寒有疾則衣帶必在躬湯藥必在御處士雖謝估畢其躬

行無讓齊魯諸儒於是縣博士旅舉鄉射賓之處士謝不往
穆考卽位少府奉詔起澤官人言龐公遺之以安無若處士
遺之以孝友縣大夫署其堂曰孝友餘慶蓋亦以當表閭云
夫列邑貢士於廷率中歲以爲次間一奉詔則舉擅場丞雖
由此起家於邑爲貳其以令遷者什百而一則舉擅場爲令
少府皆若承蜩而掇之此非朝夕之故矣風之積也不厚則
其行易闕水之積也不厚則其流易膠艘望於颿風有餘怒
腹堅於澤水有餘寒不於其身於其子孫善有餘慶言重積
也少府其席此哉余然其言蓋不忘其本者矣在禮大孝尊
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乃若處士修之於家夫非善養也與

哉父命之儒童習而白紛辱也父命之仕波流而乾沒辱也
先帝首下明詔羅異材主上方破拘孿振淹滯耽耽而欲得
士無寧以一塗失之少府以彼其資會逢其適命之儒則儒
術振命之吏則吏治興蓋庶幾弗辱矣比年詔求異等皆得
與公車之士並徵由此而譽命逮親令問顯世駸駸乎尊矣
培之而弗辱拓之而益尊要惟善養以爲基處士之所築也
漢治最爲近古其教率以孝弟力田治蜀莫良於文翁而壹
稟於躬化夫以邑則墊江爲險以政則令爲專親親長長而
天下平堯舜胥此道耳少府席家慶以往第與境內共之卽
未及下車有不胥慶者非夫也乃今奉檄而過里門省封樹

觀宗祏能無怵惕之心乎優然如將見之祖禰且欣欣有喜色矣賓客之在是堂也宜必有張仲其人幸爲我謝曰夫堂之慶未艾也

玉虛宮記

明知府 彭澄 邑舉人

按志邑有道場九仙宮舊矣基肇自唐迄元道人黃竹關解官躡元卜是棲真有覺候附八仙乘雲去因得名九仙云人以道化地以人靈道以地闢沿斯相爲弗替厥相遭詎偶哉特其地雜處闐闐囂塵間其壇宇環垣尤敞圮殆甚匪惟無足起瞻式繫重貽玩媾焉予昔讀書於茲每憾臻葺無其人使勝地萎落若此先是有道冲應者曾礪石作門予爲題其額自餘仍故轍也嗣予宦鞅十數年每舉念桑梓則此地輒復往來於懷亦昔人不忘舊遊意也頃余被命督漕淮徐聞鄉先輩袁君介石等寓書予曰觀壞不修視君覩記時無改今其門以內舊匾真仙之居者其觀之徒浩然旣勉庀之聚斲爲殿以祀真武倚殿爲亭以列九仙顏其門曰玉虛宮欽崇仰止視昔有加參前覲後維縝維肅繇門以趨通衢則又悉甃以石堅整坦夷延袤四百武許綜其費無慮百金凡皆出其禱禴捐施所獲鎔鑿銖積勤劑量以有成宜得君一言以重之俾永勒不磨庶其有勸乎予聞之忻忻爲之色喜夫浩然者其志殆亦偉矣哉恆謂今之莅官者類以其居署爲

傳舍置仆立不爲意無憾焉耳乃世千金之家厥祖父畢力
殫勞謀堂構以貽孫若子其孫若子曾不一再傳支分派析
視其先之所創不啻若道旁然漫不致珍惜於其間至緇黃
者流誰復以成毀校之乎浩然能不嗇其私殫其力之所能
逮加意於人所不爲意以爲人之所不遑爲爲殿爲亭神獲
所奠爲逕爲塗人獲所履率爾改觀亦難矣亦難矣乃予深
有望於將來之或感而興者斯舉也浩然能先之矣安知不
有感而興思闢其庭廡而恢廓之者乎安知不有感而興思
週遭其垣墉而環屏之者乎安知不有感而興思壯麗其樓
閣俾干霄耀日者乎卽無感而興者有志如浩然又安知不
思所以圖其終乎浩然慎圖之予日望之是爲記

徐侯學田記

明邑教諭

任

高

溫江
貢生

夫爲政莫先愛民而士者民之望也越稽古循良用敷錫厥
庶民恒先焉康樂鉅邑徐侯由甲第來守茲土莅政之初均
徭賦弛役征敦儉素培益邦本罔不曲盡心力尤以學校爲
首務釐經義以亨蒙塞式文體以端習尙凡庶士翹望叩宏
聲颯颯乎大雅之風而咸歸於道德仁義之粹真足爲士楷
範今三年於茲鴛筵近矣猶惓惓然軫念寒素如不忍釋慮
月考館膳婚葬賑助之無資而養之乎空乏無以爲教之之
地也謀於僉指俸資以置學田登循環以稽出納不欲報於

上以開紛擾噫嘻侯之用愛亦明且溥矣而侯之心固無窮也觀舞者厲目聆雅者忘倦繼侯者尙有以體侯之心而矢徽音於永嗣耶侯行將以保分土者保王土康一隅者康天下舉民物而登諸春臺之上端可預卜於斯矣

徐侯新學記

明府同知

彭天補

邑舉人

萬載有學舊矣倚官山環龍河筆架盤旋虹橋矗起蓋天造作人地也學創於宋崇寧間至我國朝鼎新於趙公中拓新於黃公珙歲久代更士羣聚於中睹其瓦墁甃礮題榮桷之屬腐缺黜乳無以時遊息而肅瞻仰翕然有飭蠱之謀次省徐侯以名進士來治吾萬悉意以撫摩其民而保之若子

謹身以綜畫其事而理之若家邑時蠱鼠潛伏饑饉荐臻民心洶洶侯應猝如宿慮度遙如周嘗時糶賑而餒孳者哺矣嚴信必而猶黠者殲矣緩恤虔恪而滂沱者兆有年矣尤雅尙文學獎掖譽髦迺大闢黌宇而更新之費斥之羨役驅之義不數月而工且竣矣今之適學者見其繡屏粉道出入縈紆深池文闥上下隱約修廡旁翼左右輝奕又仰而觀之聖廟繞者隆坳者堅金鋪相映玉題交輝觚稜特起摩霄迴漢莫不湛英風之耳而灼珠斗之目矣於是邑博劉君銓甘君棠蔣君世俊庠生袁伯恆彭紹美輩僉曰茲侯績也可無紀乎委記於補補弗文安能紀侯績無已則推侯新學之意以

復我師友可乎夫人之一身髮而櫛膚而浴手足而澡雪至
几筵器盥服帷庭除稍汚濁則涓潔而拂除之以謀爲新而
日孜孜也微而一心易染以汚新與否又已所獨知而人不
及知以人不及知而自欺於獨者何限嗚呼此湯之所以銘
盤而德之不修夫子深用憂也諸士始望而屏屏久且仆仆
則起而植之因思吾心得毋惟欲之仆矣乎植之也宜敬則
新矣又入而門門久且塞塞則治而闢之因思吾心得毋惟
利之塞矣乎闢之也宜正則新矣游衍而泮見源不濬則流
淤淤則涸可立待因思吾心得毋易盈而易涸者乎濬之也
宜潔則新矣又進而廡而廟則籌所吟誦釋所詠歌津津焉

濡吾吭雍雍焉滌吾襟恍乎昔未能今有得也儼乎聖賢相
對越相儆戒而宜闢其堂奧也惕惕乎自晝而夜自夜而晝
如循環然吾之日新又新者無已也以新乎身以新乎家以
新乎國與天下庶幾不負侯嘉惠後學之深意矣故擅毛膺
西施之美無益於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今多士誠美材
而仁義道德士之脂澤粉黛也尙思所以益其初而新之也
哉侯各一唯號次省楚黃蘄水人登辛未進士其所植立所
闢關所淵源藻飾馳驟皆足爲多士式者新學之舉特其善
政一端云

徐司理修學記

明邑令

鍾萬祿

清遠進士

夫辦天下之大事者詎僅爲一人一時計哉旣以必爲斷諸已又以易爲貽諸人旣以可爲經其始又以能爲慮其終其謀訂其猷遠其襟度非尋常可測也祿今於徐侯修學見之侯自去冬署豢萬邑蓋時祿以觀事行當道以萬爲巖邑特簡侯焉侯至卽以右學崇儒爲第一義時建鸞旆以莅學載色笑以敷教登夫子之堂環視棟宇傾頽齋居廢弛曰廟貌弗肅何以儼臨齋舍弗備何以藏息遂因士子請亟圖修葺之抑欲修之必竟其成葺之必令其固且曰余攝將代固知不能竟然亦預計可以辦此而無貽後來者難乃計工度費非百金不可時詘財匱公庭無可措手於是百方設處立簿

勸義先捐俸爲慕義者倡鄉有少叅張公樂侯茲舉也欣欣以十金首助後之助義者亦稍稍湊集積百金之半先以授學博蔣君擇諸士中有學行者四人協之所得又幾二十金學博受命偕四子慎其出入勤其督課盛暑炎日未嘗離居肆所迨祿覲事回而學宮頓忽改觀甫四月而厥功告成矣今自先師殿以至儀門泮沼及明倫堂文會堂啟聖名宦鄉賢三祠整勅一新又於文會堂右構屋三廈以備成德達材諸齋俾居是室者得免昔日薰蒸臙發之苦蓋凡學宮以內若棟梁楹桷若門壁階除無不補弊舉缺修之則旣成矣葺之則旣固矣廟貌肅而齋居備矣夫修葺學宮此祿有司事

也侯顧以身任其事毫不貽祿以設處之難且預辦於始而旋克就緒於終侯之謀何訏猷何遠而襟度何超越也祿方欲藉助義未輸者開洲以引曲水築堤以固周行令宮以外與宮以內煥然相映夫何南部之命倏下而於侯所欲為者愧不能善承也侯諱之孟號泰巖浙之德清人登丙戌進士時祿幸厠名於末今侯先祿以倡義舉祿不能繼侯以擴德心然樂觀侯之功成則又思彰侯之盛美於不替乃因學博諸士請而述其概云

龍河橋記

明邑令 徐一唯 進士

萬載古康樂也縣治夾水而城龍河穿城之東北欲成城必

先是橋是橋也不惟利涉抑且維藩蓋自版築之初邑壽民譚鉞倡義勗建中頽於嘉靖間鉞之子登龍捐貲修之萬曆四年五月念四日龍水橫流環邑懷襄橋亦蕩沒無遺邑之士民如坐水火而余亦孔棘矣斯時也揆之公帑則儲不償費質之輿議則築室道旁令也民也將如之何譚熄又登龍子也目擊是艱踵縣門告曰熄老母常氏紡績生殖蓋亦有年可得數千緡合先君遺貲將為福堂浮屠計熄籌之救災捍患愈於浮屠謀之母氏母氏以為然請無憂焉余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善哉舉乎賢哉母也遂率官吏師生祭河伯聽其卜曰鳩工隘者充之卑者崇之虛薄者堅厚之廣一丈

六尺修九尺建亭五間衛以欄楯父兄子弟亟力從事不啻
經紀其家而工匠飲食之若流也夫妻子母皆無慍色五閱
月而落成余以聞之當道當道下檄旌之曰善具羊酒幣帛
勞之而熄且不敢當未幾余以載覲行矣越明年余官留曹
其子庠生嘉猷嘉謨走尺素來曰橋之功不足多橋之名豈
可朽乎余答之曰橋成矣義在是矣余身經其事當記其實
於橋亭嗟乎熄凡民也無待而興捐數千緡於一橋雖賢者
以爲難矣姑綴數語俾觀風者有所考云

徐侯江堤記

明知縣

龍允中

邑舉人

龍江北達彭蠡入江而至於海其源不可殫紀而巨者三發
金鐘湖者東行百數十里而循龍山之陰以北其自竹山洞
出者東放以合南浦由鵝鼻峯出者西就以合塢溪胥於儒
學之南滙焉而復東北流蓋江山之勝處也學斯得矣然源
旣衆而流深則岸益崇而善崩於是如砥周道至不可聯輿
而並轡駸駸然去櫺星門直尋常焉而勢猶未可以已也又
酩酊忿怒之民往往有易險而輕蹈者次省徐公之爲吾邑
旣聚欲祛厲愛及而威加百廢舉衆美集矣一日循江干慨
然嘆息曰政之弛民之病莫此先焉矣顧非予之責也夫遂
檄其尉林君宏字董之掄東山之良攻北祖之罍竭澤窮深
以爲堤而上列欄杆工能旣程朱丹斯煌陲者突而出激者

紆以淳婉婉蜒如月之恆而虹之抱經始甲戌季秋落成
乙亥孟夏其財取官之贖金而衆不知其力使市之遊民而
農不及蓋無因乎前而有貽於後矣休哉王制侯國之學曰
頽宮釋之者曰東西南有水形如半璧以至於今學必池池
必泮也然第握地爲坎耳不泉及焉求其深源遠注洪流縈
帶形與制準而勝自天開若斯者未之多見焉士之遊息乎
斯也睹其活潑浩蕩方至而不舍於是智者契其體仁者悟
其用勇者充其氣材者攬其秀其將深造淵源而增益其所
未逮者豈非地勝而人賢也歟昔周單子過陳見其道蒨而
川澤不陂梁爰肆譏評而決喪亂向使睹公所爲將不擊節

歎賞以爲先王之盛周官之守乎哉是役也蓋尊道重教之
義弭害卹患之仁務先舉大之智而其高深貞固整齊華美
之觀則自耆宿以及兒童由膠庠以迨田野莫不以爲無前
之烈其欣喜歡愛鋪張揚厲之概油然不可以已者公欲止
之而不能也夫作者不易而述之猶難吾夫子之道與天地
則其官廟固不悠久同耶然而物之興廢成毀恆相循而無
窮已於是邑博劉君餘甘君棠蔣君世俊及諸生袁伯恆輩
相率屬筆於允中以教後之人使勿替云

毓英橋記

卽康樂橋

明邑令

陳王廷

上虞舉人

夫橋梁之建古今人豈不同有是心哉限於力安於仍則不

能盡然乃其間有奮然以創適然以圮又復圮又復創固有待於人者而其命義則各有攸歸矣萬載古康樂也距城七里爲丁田渡丁田有橋亦名康樂蓋晉時謝靈運封康樂侯於此故名其源有二一自金鐘王居洞諸水合流環抱於縣之後一自石洞白沙諸水合流襟帶於學之左皆匯入於龍江而注此以達上高蓋爲縣之水口焉夫子之宮牆瞰其流而挹其秀者此非其關鍵之大與所經由南則歐桂東西二鄉抵新昌分寧北則穀皮連香等處聽輪役於縣商旅負輓絡繹其間橋固不可一日無也唐宋以來未有建者建自元至正間邑人龍昫董其事疊石爲址架木爲梁甃以甃結屋

覆之高八丈廣一丈六尺長三十丈有奇屋二十八間凡一百八楹中亭有樓巋然飛閣無異浮鼉沒鵲歷三百餘年無窳萬厯丙子夏洪水暴漲剗去北岸漸水二道民皇皇然如至正初未有橋時也大府鄭公憫民艱於徒涉檄前萬載令徐君一唯圖所以拯民於溺令義民某任之著日鳩工伐石購材悉捐貲以終事明年秋八月廷承乏茲土見其制尙未就緒又爲申飭而廣勸之以畚以築以石易木仍屋覆之爰足其楹修廣崇高皆如舊制始事於丙子夏六月訖工於戊寅秋七月自是渡者不喧涉者不濡馮然翼然一方稱奇傑之觀而水口得以隄障諸源環萃非文明之獨鍾乎夫橋創

於元之至正今復於萬曆戊寅江山信有待哉且大府嘗捐俸修黌宮矣立課程諸士矣而是橋之築又屹爲一邑江山門戶則風氣所凝人文攸萃必有英偉卓犖之材繼起參翔爲此橋爭勝此水添波也大府公之餘潤詎有窮乎廷僭新其額曰毓英蓋原公之志而望諸生以無負此橋也然則舊名丁田志地也繼名康樂志古也余更名毓英非謂止通濟利涉亦將振起乎斯文其義各有攸取云

復修崇文堰記

明按察副使

張

璧

邑進士

自昔聖人在上菽粟如水火而後民興於仁卽唐虞申命司徒俾衆著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而不胥與比於禽獸則治水明農之餘始及焉彼其化民成俗若斯之殷也

而出之有緩亟行之未嘗無次第已余萬善有學有堰歲久日就頽圯非所以時游息聳觀瞻而振青衿之氣也殊爲缺事忽學博濮君之濱李君楹陳君之垣以修學建堰問記於余曰此爾張侯嘉惠多士盛心也可無一言以志歲月余憮然曰建學育材夫非守令事耶顧今蓄沴頻仍所在見告吾邑土瘠民媮卽豐禩僅望半菽以飽而令營大役佐大費則力不支若夫以振作文教之事責尪羸待盡之民竭蹶以趨其將興仁於聖人之所難而司徒之命不問時之阻饑也况周禮十二荒政弛力居其一一旦二役並興厲已之怨其何

辭顧念之侯之奉公約已其瑾瑜比潔而滄溟比潤也四三年所孳孳焉噓白骨而肉之雖屬大祲不重爲蓄繫士也秀出乎民侯以士之故厲若民乎其必不忍而以憂民之故遺若士乎謂師帥何故當救憊持傷之不暇而宮牆有飾俎豆有數先雋崇祀之所泯滅於荒烟榛莽之中而莫可蹤跡者皆有所翺舉多士亦忘其蓄而敬業其中相與議明親義序別信之理而必不肯放僻邪侈近於禽獸以蹈聖人之所禁更聚而謀曰侯誠大有造於士士則何以不侯負思昔賢科武接夫非崇文堰之濬其秀耶顧今堰善潰而力倍於創詢之堪輿家故基爲良遂毅然修復鳩工聚材不越月而堰成

早則水有所束而不至洩潦則水有所洩而不至潰度幾學宮相與不毀已余何知堪輿家言然學宮所廟祀者非孔子歟川上之歎水哉之稱則此水之關於道機蓋有取爾也侯方以興仁明倫望其民而豈徒以弄筆墨徼利達爲士望必不其然無論多士不待教而興一旦入其宮睹腐缺黜黜之易其故乎何可安乎庠陋儼棟梁竊楠之美且絢乎何可不就乎高明撫川流之浩淼而不息乎何可不神遊洙泗而契孔思自茲乘昌邁會出則爲各公卿處亦不失爲明儒要之灾疹不常有而太平有道之日長雖使易世而後無愧於爲君臣爲父子爲夫婦昆弟朋友而成可封之俗是所爲不負

萬事集二卷二十九
卷二十九
五十九
侯是役也問之官則無羨金問之民則罷不勝役侯取諸俸之餘工計日而受之眞士有其樂而民不稱厲經始於庚寅二月之朔落成於臘月之望侯名履中字汝用出晉陵世科其諸惠政不備書

畢令修學記

明中丞
甘士价
信豐進士

萬載據豫章上游屬袁郡爲臨瑞襟喉畢侯來領是邑甫下車謁先師廟升講堂議經旨因睹學宮圯漏久矣捐資恒苦誦莫之能舉其在今日乎乃度費上其事於撫臺院道咸稱善報可於是鳩工庀材選能授事自殿達楹自楹達門靡不易厥朽蠹拓厥簡陋又葺瓦蓋堂砌甃爲牆累石爲墻架木

爲堰增所未備上下競勸不期月而迄功蓋不惟廟貌一新而侯崇正學育眞才之意亦象在士民心膈矣繼輯瑞天朝交章旌異推功第一命未下而復留之仍借民牧大殫宏養愈擅製錦之能益振鳴琴之化諸凡興作獎勸美意溢於言外無替厥初司訓劉敷李寵樂是役之成也走書屬記於余余曰畢侯鍾欵邑之奇超南宮而首出也風猷譽望嘉邕卓矚且冰蘖之操一塵無染與秋潭並清信爲諸邑先譬之鵬振翮陵駕九天神劍天馬射日騰空不煩追呼而公上之需給稍加撫字而元元之困蘇躬先倡導而俗滋厚興利除弊而地方寧右懿行崇實學正文藝章縫爭相濯磨而才質

之造就濟濟焉學修而行端志大而趨正故無論賢侯疇昔所樹卽所汲汲於修理學宮固已握治本而導化源矣龍江素稱袁州巨邑自侯以文教倡學日漸潰性命之旨士益媿媿向方而文學緣是彬彬起比歲以來射策甲科者與列邑比肩今賢侯又復乘誦舉羸嘉惠諸士士不益廩廩鄉風哉幸生中土衣冠禮樂之鄉而又藉侯爲之鵠吾知諸生他日精性命道德之學經術文章顯重當世蓋不啻如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之徒接跡而出以光耀我國家則於賢侯貞教善俗之化庶幾無負也乎留任甫逾月王命寵召筦司樞要霖雨金甌鹽梅玉鉉康濟明世端有攸賴卽於萬載治行卜之矣是爲記

重修南米倉記

明邑令

畢懋良

歙縣進士

南米倉之建其來久矣至今朽敗甚幾不能以盛余捐貲庀材鳩工補葺者六豎造者二不費民間一銖一粒越月告成余聞康樂昔頗裕今所在蕭然大都苦於南運小舟苦草竊大舟苦風濤至白都石石而輸之又苦捆載所費詎可限量故事委二三糧里任之竭家以從猶且不足余益以三千石南布邑所稱大利也條陳帶解各腳耗銀給票令自催收不從官中兌發無名妄費嚴令禁革分數撥各都鄙悉予酌定不假手胥吏無偏傷之患各糧里忻忻自以爲得蘇息乃余

尚書縣志卷二十九
本一
猶以康樂瘠土之民差繁賦重雖出空力以效國賦終不若
優游閭里之爲逸也自彫疲旣久豈能頓復因於修倉工竣
以南解之若及余所以優恤南解之方質言一二與爾父兄
子弟永守之若立石侈談營造非余意也是爲記

重修康樂橋記

明按察使

彭自新邑進士

夫橋梁之成王者重之以爲涉者利也易不曰涉大川書不
曰濟川乎士君子升階泰征用比於斯萬載故袁郡巖邑人
文之盛與郡邑爭雄長所從來矣乃距城七里曰丁田其地
控山帶水發自西北金鐘王居洞東南石洞白沙二水并流
以達省會勢頗湍駛爲水口扁鑰之處一邑風氣實需以砥

之元季創自邑人龍駒名康樂橋因謝靈運襲封此以人靈
地也橋巍然特立望鵝嶺而襟龍河嗣是秀穎崛起鳴珂冠
蓋里閭相望人與地靈也第累石架木稍窪下水驟激輒搖
動圯而修修而復圯而風氣亦關以盛衰萬厯己酉洪濤鼓
浪傾圯殆盡有識者憂之一樓屹峙若天有留焉以待歲丙
辰姚侯下車問民疾苦與諸建革計此橋受圯時時病涉而
往來渡費歲不下數百石鄉紳父老咸謂邑之科名先達實
發祥於此於是謀諸邑謀諸野僉曰逸之使而高之因也相
與估貲商值而侯若感然靡寧惟恐一木之運片瓦之移妨
農功而害稼事其採取募召勿強不欲勿重不堪時躬省視

間委僚屬遞董之相戒曰無擾而已邑縉紳諸人士羣力靡
不忻忻趨事而爭輸恐後也計累石比舊高三尺以禦水擇
舊材堪用者可百計以節費廣一丈六尺袤二十八丈上覆
簷楹一百三十六中構危閣計五間視昔逾穹壯焉工昉於
萬厯丁巳秋仲訖於己未冬杪一時利賴而樂成者相與誦
慈航而慶南征因問記於余余曰侯之軫恤黔黎若此侯之
嘉惠蠻序若此其敏於率作又若此當侯經始未匝月卽以
大計北上及還治仔肩其事予入賀歸私揣其工大其成必
緩去渙無幾忽告成若有神助焉庶幾子來勿亟而成以不
日耶周人以靈名臺今以靈名橋亦可倘亦靈運之精氣呵
而護也橋之東舊有庵庵廢址存今辛君捐貲鳩工建祠宇
數楹中祀大士左祀侯右祀謝公後先掩映並足千古亦庶
可以報侯矣猶未也侯博濟斯民之念殷其接引後學之念
尤殷今秋吾黨應運而起已若符券循是而後凡志長卿之
志仰侯之再造因以厚其精庀其材斧藻其文章翩翩濟濟
翱翔乎千仞之上而進登百尺之樓出而涉大川作舟楫以
隆國家之棟石也庶不負此橋以不負侯之德意哉區區利
涉蚩蚩往來則曰於我何有而又烏知誰之所爲

潭頭橋記

彭自新

夫人有功德於世爲其足以垂永利愜衆望也執因果之說

者酷信浮圖修崇梵塔誤以爲功德而孰知其非然也功莫大於造津梁德莫重於濟病涉以故口碑與橋碑並傳不朽湖溪李君耀芳居傍河隔一里許有潭頭山山下爲潭潭內起叢石如傘蓋狀爲一族水口山至今人文蔚起風水之說實關蔭焉潭旁一小溪泛流爲高新湖湘通徑春水濫溢行人苦之李君集族衆之財力首先倡率鳩工運土甃石砌管始於萬曆甲午秋於乙未春告成題曰潭頭橋因傘石故名人多爲題咏橋旣立巍然爲一鄉之觀遠近過客免捩衣涉險之患李君之功德其有涯際哉予與李君媻表其族庠李那俊等屬余爲碑文因不惜片語爲表揚其功德是爲記

學田記

明憲副 簡繼芳 萍鄉進士

萬曆十有八年郡侯沈公益政之明年也正己率屬墜舉廢興民熙於業士勸於學因念萬載巖邑士有貧者乃進邑令張君曰有司固須士則必養士貧不能贍於養之謂何乃捐贖六十金令買田贍學毋瘠毋确毋浮於稅張君唯唯得其腴五十畝以復且爲之辨疆域定輸納悉實贍之數又籍循環於所司用杜侵漁以圖永久不兩閱月而事竣士無論貧不貧皆感侯惠而益競勸焉邑人彭君天補述其事以張君意命記於予予不能辭爰述其顛末且以申告二三子曰爾多士亦知上所以養士意乎上養士欲士知自養也故上焉

者唯恐不知士之貧而不能恤乎其貧下焉者唯恐累於貧而不能忘乎其貧此上下相成桴鼓相應之道也侯之養士至矣爾多士之自養何以哉夫人有治生之田而亦有生生之田治生之田學田之類是矣所謂生生之田非吾心之仁義乎其天則自妙不必正經界其靈臺自炯未嘗蔓榛蕪其生意長存無慮旱乾水溢在多士一反而求焉願自今以往所欲必仁而非仁罔耕所為必義而非義罔耨毋以私意汨沒其靈根毋以功利窒塞其情田毋以異端曲學裨莠其嘉穀當有事勿忘不可以無益舍也當直養無害不可以助長擾也當修身以平天下不可舍己而芸人也時而遭際聖明則為莘野之叟為南陽之夫事業光天而聲華炳日一或窮約其身亦必明道以淑世簞瓢可樂則負郭無羨也敝衣可耕則金石其音也若而士也斯謂不失其本心斯謂得自養之道有司亦得藉手以報國家豈不誠幸歟不然者享不耕之食忘自穀之謀甚則窒塞良心徘徊蹊徑退無裨同井之風進有負見龍之會若而士也亦官牆之荆棘吾儒之根莠耳豈不重辱此田而深負有司之盛舉哉昔東方生之善耕也不憂三年之旱不憂九年之水而唯在一勤君子之善學也不以大行而加不以窮居而損而唯在一心爾多士其慎念之哉毋為東方生所竊笑也

重置丁田橋公田記

明知州 辛敏道 邑舉人

萬載橋梁凡十餘惟丁田橋去縣治東北數里許五鄉二十四都之民大半往來於斯橋初於元至正乙亥則邑民龍駒所建也明萬曆丙子夏馮夷爲祟而此橋隨波臣去矣歷四十餘年無議復者至丁巳桐鄉姚侯令茲土以修舉爲已任見此橋爲市鎮通衢視爲拯溺救焚之不可已於是謀之邑衆能不牽於築舍之議遂捐俸蠲贖爲一邑倡以次鄉紳士民各協助焉敏道與其事鳩工庀材不強半菽一力於民間一歲而橋屹然鼎新爲一邑鉅觀然侯計慮深遠復置田二十畝歲儲租糧爲日後修葺費第田隔橋頗遠租屢爲豪強乾沒及韋侯莅任於民事尤切凡各處橋梁廢者興之缺者補之因計及此橋之田擇附橋者倍價易之則皆取贏於侯也而又歲給以牛種今其田離橋不數百步一有緩急其入易收而便於用蓋繼而殫作者之美矣先是橋之旁姚侯欲建一庵以爲橋碑亭會覲去未果敏道於天啟二年冬捐建康樂謝公祠而以侯配今金碧輝煌鐘鼓具備行者歌於斯游憇於斯春秋二祀列俎豆而尸祝之誰不仰姚侯之德語云善作者未必善成我韋侯題額流芳易田善後則經畫周密益垂不朽後之尸祝我侯者豈異尸祝姚侯哉是爲記

韋侯新學記

明副憲 鍾

价 分宜進士

師儒董以守令育才儲後黼黻皇猷列聖相承世爲法守今上御極以來勸學右文詩書之教炳焉萬邑雖僻處一隅而章縫之士被服教化駸駸嚮道乃廟貌傾圮風雨剝蝕齋廡蕩然生徒皇皇無所登降先時令茲土者逡巡莫知所舉崇禎己巳冬韋侯以明進士綰符茲邑既下車謁廟與諸生講論畢環顧悄然曰學宮翦焉勿治委釋莫於草莽以辱先聖之靈卽博士諸生能恬於弛余可晏然坐堂皇臨士民而置之乎第席未溫而役驟興恐傷民心且圖之越暮年民用嬉遊度可興工而積逋頻年檄催如雨取給於令者無慮日又

瞿然念曰是烏可轉告於上也遂慨然捐俸釀金鳩工庀材進諸生而疇咨之度料經費推學博徐君董其役徐君宵旦經營不遺力偕薛君蔡君襄其成肇功先師廟次廡次齋舍次啟聖祠又次鄉賢各宦祠大飭其舊榱敝者撤棟橈者易垣傾者築門戶階除甃砌如砥是役也經始於崇禎壬申春仲迄功於季冬至今宮牆巍巍齋廡翼翼誦聽雨而雨化敷課蘭社而蘭臭合休哉文教仰承祖宗培養人材今上壽考作人至意真千載一時也諸士裁冠博帶游息其中可悠悠泛泛無欲起欲躍之色以副侯嘉惠盛心乎夫豪傑匪以地限也梗梓之木植於幽巖曲岫物害不侵人跡罕到用全其

天爲棟梁之用重淵之下有神物焉深藏以養鱗甲然後風
雨奉之高翔青冥之表萬邑賢雋先後雀起代不乏人卽今
風氣稍遜而物有采神有工壯氣騰暮氣去從來宇宙重闢
之會經一番迭掃現一番文明諸士孕蓄已久正精英鬱而
欲鬯之一會也精英何在生氣是已孔顏授受曰已曾子子
思曰獨孟氏私淑曰我統之曰生氣生氣常王宇宙常新生
氣常流宇宙常活噓爲文章挺爲節義皆是物也若沾沾焉
爲陵陽之泣爲躍冶之金視高足揚飄忽不稽足駕詭御雖
有生也與稿同則宇宙之大隱也諸士沐侯之訓必有真才
真品聳翟斧藻以應地靈今日之羽雖儀而未振後此之茅
一拔而彙征文章節義銘鍾鼎而繪丹青以無負朝廷作養
人才之意則侯之所爲聿新學宮者當不朽爾

重修城垣碑記

鍾 炆

康樂邑萬山中四顧巉巖峯嶸土瘠室窶徭煩賦重於江西
夙稱上疲邇者新餉日增敝民益苦奔命而思免脫雖重關
雄堞有所不能域况故堞低庠邇復傾圮什之七八兩河直
貫城市頻年暴漲嚙城址且什之三宦茲土者雖隱憂庫獄
而詘於時之無可爲不得不坐狃苟簡以及瓜會歲壬申剽
寇從閩粵蹂躪虔吉昭武尋及盱江臨陽諸地鄰震吾袁兩
臺使計切疆圉亟從治行高等中廉文武通材推轂郡侯田

公俾振旅靖盜倚爲長城於是田公往而各屬警備獨康樂全堞就頽重門擊柝靡所倚毗吳興韋侯令其地瘁辛萬狀孤城仰屋尤日思繕禦周行睥睨而憂之請於田公仰白諸當道得報可則捐貲鳩工伐石甃其土之圯而崇其庳復爲鼎關建哨周石欄以防衝突復陂堰以備瀦洩今龍河烏溪二哨雉堞重新侯綢繆桑土慮周若此顧嘗謂人曰田公价人維藩保障四封屹然干城數千里環江以右實嘉賴之席公宇下而不繕城增備微論曠瘵滋戾以仰貽大人羞脫卒有不虞如柙櫝何且公實教我更捐祿入董厥成今日之役匪藉手我公不及此工始於壬申夏月至癸酉告竣屬余記

其畧余嘗閱史氏所書請城洛陽與大梁事或以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爲說而詆其示人弱竊以爲不然設險守國重門待暴載在易訓聖人在隆古盛時曷遽暴客是虞乃繫坎取豫慮固至周且遠也今守牧坐狃積薪又催科孔迫奚暇爲城垣計然以世宗朝號稱全盛一旦島寇猝至而大江以南不城之邑與城而低且庳者悉子女玉帛以餒賊其郭之七里三里乘高而呼猶可爭雄於矢石卽近者瀕海如登萊強敵環攻卒未得志又如虔吉昭武諸鄰壤窮寇肉其人民墟其村落而孤城斗大憑墉下瞰虜目飽氣盡無能騰躍數武以肆掠都市貽憂帑儲未必非城之功今幸上臺

允議與田公協公之捐修又與韋侯協金湯屹峙控制上游
固兩相與有成哉雖然昔田安平守卽墨復齊城七十餘韋
丹節鎮豫章安堵萬姓其岷歷四十餘祀謳吟戶祝如新兩
侯之境遇品望未審於安平與丹爲奚似而跡其戡定安輯
有功城守之一斑固彷彿畧相當已雖然此險之有形者也
無形之險在黔首心兩侯固已得之顧撫茲疋瘠重困易與
爲亂之黎庶蕭牆叵測侯何策急公遂私俾永永堅其拱衛
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其不負侯於今日哉

重修城隍廟祠碑記

明邑令 韋明傑 烏程進士

邑之有城隍祠其規制與邑廳事埒夫豈虛崇廟貌將金湯
實式憑之歲有旱澇則令茲土者必以告神爲之請命於天
亦猶民有疴癢邑令爲之請命於上也萬固巖邑地當四塞
鄰境有警則風鶴皆驚而城垣之設初制苟簡近益漫漶與
無城同奸宄更復叵測且田居山阬狀如樓梯十日不雨卽
苦旱五日連雨卽苦澇故余常謂爲令於萬難而爲神於萬
亦難自余承乏若與神精爽相接八年間禱雨雨應禱晴晴
應間者小大之獄默禱於神神亦必先告之卒使羣者以定
黠者以馴卽無歲不被災沴無年不罹鄰寇而猶能存其子
遺寢其睥睨則神之照臨茲土者遠也第廟貌儼然而顧瞻
廊廡門寢日卽於頽亦復與廳事埒余謂廳事爲令所出政

天禍不德葺而復壞以昭我過固應爾爾祠宇爲神所棲依神則何咎可不謀所以重新之乎而一時會首辛張汪陳楊周彭李潘龍王龔林等遂相與踴躍而前醵金鳩工不踰年而門寢廊廡環瑋壯麗金碧輝煌通邑士民舉欣欣然余曰是可以彰隆報矣會余遭斥逐羈纍於袁爾時楚寇竊發自昭萍窺伺袁郡余日與袁之戍卒更番守堵登陴而望曰是安得南風不競蠢茲狡奴不北其轅乎則幸有神在耳不然焚劫之慘適當落成之時將神之捍衛吾民者謂何且非一方所以崇廟貌之意也而誠精所至夢寐與神俱亦遂若掀髯而就余應曰唯唯卒也狡奴反風滅火三至張家山下不利而退豈其有神兵在耶夫乃知神之果能捍衛吾民而民之尊崇吾神爲不虛也嗟乎余惟不能爲民請命而議蠲議緩動而獲咎神直能爲一方請命而水旱盜賊保以無虞神亦靈矣哉雖然神之爲道上通於天必能下牖乎民繼自今時其雨暘驅其游惰化瘠土爲沃壤起不毛爲樹藝呼哀鴻而還集變頑梗而急公其以崇事神明者崇事長上使盡滌肺腸以無累後之賢者余卽斥逐歸休乎猶願逖聽風聲以無忘八年對越之忱一時經營之盛云爾故不辭不斐而爲之紀其事因以昭告之若衆姓樂助其費若干緡則命鐫諸碑陰可也時崇禎十一年孟夏月

重修龍河橋記

韋明傑

邑之有龍河橋與城連亘作一邑藩維上受竹山烏溪諸水下入龍江余前堰記所稱風氣屬焉扞蔽藉焉然勢當其衝旋築旋圯有元太史譚自廣子孫世居其左剞而新之實五世於茲因各新橋嘉靖間新之者爲譚鉞已而鉞之子登龍繼修焉至萬厯丙子壞新之者爲登龍之子熄熄之子嘉猷嘉謨佐修焉至歲己酉又壞嘉猷之子經濟屢困場屋思人文不振繼志重修率弟經世經綸伐石鳩工經始於甲寅越明年乙卯落成蓋其時復罹水患捧土於河日與狂瀾怒濤爭壘而角勝至費數百鎰不惜且也舊列二墩中流柱砥水

勢磅礴一時旁徙立壞民居茲去墩易三洞爲一更加高廣比前址益又蜿蜒壯觀登斯橋者曰美哉津梁乎雙虹倒影南浦枕波碧流漣漪滔滔乎汨汨乎無不望斯橋而北趨至斯橋而迴瀾矣譬之人身石洞烏溪則任督也龍河錦江則尾閭也學前江三江則井管俞會也脉無壅闕而氣有旁鬯一邑之水如渾身太和然卽昨年乙亥陽侯復祟其懷襄滔天殆甚前丙子己酉而斯橋得以無壞遂使城市之民免於淪胥將來風氣其轉乎一時人文蔚起與勝概俱新鎖鑰長城與山河永固則橋之功大也夫以橋之功大譚氏父子祖孫其又可少乎哉余初受事登陴而望見斯橋之屹然隆然

以爲疲邑有此是必眾建不拔者不則請於公仰給縣官必
歷數令始得享其成及讀次省徐公碑始知譚氏世澤在焉
余爲補建左關麗譙使沒水得石猶纍纍不絕其有餘於石
者爲不惜傾囊而出有餘於德也溯往推來則譚氏克紹前
人光自此世世如新當與康樂津梁之表一邑者同不朽矣
謂之新橋也可卽謂譚氏之世澤橋也可喜而補爲之記

龍河橋堰記

韋明傑

邑故有竹山洞水合烏溪流域內環泮宮以達龍河龍河故
有橋於兩岸城關相連爲邑人譚熄世建橋之下有堰則其
子姓通族所築設水碓爲利邑之風氣與扞蔽實兩藉焉歲
己酉馮夷作祟懷襄之勢高出城頭一時關門橋堰盡圯甲
寅秋譚君經濟慨然繼祖志重修是橋越乙卯復圯再又復
修皆獨力肩之橋至今綿亘而堰則僅存故址後且爲不法
者去其所忌浸以蕩然譚聚族而訟兩臺兩臺檄府縣議復
其舊逡巡二十餘年徒望洋而嘆余壬申葺理城垣爲重建
左關麗譙見水門高廣以殺水勢厥功固偉將毋尾閘洩之
風氣大散乎且新上之民飛駕小艇闌入城河設有奸人暴
客溷跡其中何以譏之因與譚君數徘徊水次日是堰可復
也譚君唯唯而咨嗟於眾心之不一專利之多口余曰碓則
私而堰則公以一勞貽永利利益一姓者小而以關通邑之

風氣以資一方之扞禦者大且橋可繼先志堰獨不可嗣前
功乎矧有憲檄在卽專利庸何傷於是譚君復唯唯相率醵
金積薪負土畚鍤旋施堤址垂就會暑雨橫流旋築旋圮余
再鼓以作其氣終不以一簣廢九仞也已於事而竣相與登
城凭橋眺望二水洋洋交瀦學宮之前迤邐虹橋灤洄筆架
無復有奔流如箭一瀉無餘令人覩川流而興情逝者不大
有裨於人文之聚乎水陸十門而水居其三南浦踞其上流
烏溪樹以石柵龍河得此一堰爲北門鎖鑰無復有篙師舵
伯銜尾而進奸人暴客乘間而發者不又有益於干楸之助
乎是役也計費鏹若干緡爲譚姓通族科派有差議以朝夕

錐刀佐歲時修葺所謂因利導之不損民財不費官帑而實
陰有造於全邑者也至於經營拮据克紹前業令堰與橋襟
流如帶不致問諸水濱以有今日則惟譚君之功予爲記其
事勒諸石以告後之君子庶無使不法奸民去其所忌以與
譚世讎而重以拂通邑之同然者是爲記

禱雨竹山洞記

韋明傑

歲甲戌日在柳邑復大旱禱於神弗應已暴身禱於天弗應
也諸生前曰盍往竹山乎竹山故有洞歲旱必禱有禱必應
先是壬申舉意欲往竟以雨尼其行余憶往事勃勃有動焉
遂於七月乙酉朔告虔於羣神越翼日丙戌晨起叱馭出小

南門逸遷轉西南可數里許杲杲日升余乃負暄疾趨至方
春輿人喘息不能出氣揮汗如雨小憩復行望見四山晴朗
纖雲不翳起視阡陌則穉者莢者芄芄者若將稿形悴容低
徊俛首而訴於余前也余曰暑吏爲虐一至是乎安得雷公
雨師挽天河而蕩滌之由是見清泉一道涓涓而流於畎澮
間者則石洞之餘也比至相與披榛除道躡屩而行山不甚
高蒼翠蒨鬱景象忽異入洞口則劃然天開虛敞可容數百
人乃率僚屬布席焚香爲文以祝之命一二羽衣書符說法
以牲血塗地而後敢入居民羣爲伐鼓鳴鑼白晝燃炬乃得
溯流窮其奧窈惜余不能褰裳遂止因與賓佐諸君倚蹲石

班荆就坐里人歐陽生者摘園蔬餉余爲飲數酌撤去時涼
飈颯然沁人肌骨無不思挾纊者卽秦皇帝清涼洞至今在
其不寒而慄何以異是頽聽流泉潺湲激石戛戛有聲仰視
懸崖倒壁若浮空欲墮而下有似雲者似波者似宮殿者似
峯巒者似束帶朝士者似野服山人者似佛頂螺髻者似大
士千手指者似馬首者似象鼻者似竹倒垂而筆尖矗起懸
注者種種奇怪信神工鬼斧鏤刻自天然人巧能至是乎坐良
久居民復燃炬一闕而出爭取石髓爲戲髓柔膩如飴旋視
之皆化爲石又良久則羽人於洞最深處取勺水挈甕守之
手足瘳瘳亦復股栗不能出氣亟就火取溫徐謂余曰甕有

法水在行當徧灑法部以報侯乎余且信且疑姑聽之行而時亦興盡言旋歸途赤日如爐仍相率負暄而趨欲前此一刻清涼不可得矣忽片雲偃覆山頭而少女風隱隱鳴樹間余喜曰是有雨兆乎歸未及門果大雨次日乙亥又雨越三日戊寅又雨余乃詫斯洞之果有異也所謂山不在高水不在深者是耶非耶迨考邑乘止載涂泉爲龍所居而竹山不與焉物之有靈不靈故自得人而顯設余不從諸生言身歷其處將此洞幾沒荒崖蔓草爲樵夫牧豎習聞且見已耳然後知誌傳所不載耳目所未經幻幻奇奇爲名勝者何限其不得比於白鹿桃源之膾炙人口則亦有幸有不幸也余深德洞之紆我雲漢爲表而出之作此記

重修城記

國朝郡守

李芳春

奉天舉人

余莅袁以來旣以萬載田賦事往來縣治躬自較閱蓋不啻如家事必期盡心釐正使公私得當而後卽安昧事之暇按閱縣城四門週遭殆遍見厥土卑隰雉堞傾隳雖若屹立維墉而支吾頽圯猶難言之又一水中流若南浦龍河烏溪等處頗泱泱不易測扞蔽之法更難設施余悵望久之適康熙甲辰夏仲奉公令修城余旣殫竭心力重新郡城乃單騎詣萬進范令而熟謀之及諭於萬之父老士民曰役不大興終於無成觀茲殘黎生氣索然能復堪此重困乎今此之役非

數千金不可祇用民力不傷民財事乃有濟或捐俸或將助
爲爾萬造無疆福願以身先之衆議僉定始請諸督撫道憲
籌之寅友咨之協鎮與萬之學博諸屬隨分捐橐共襄曠舉
荷守道施公軫念殘疆首行捐助部撫各臺亦捐金有差予
乃躬行措置分署邑令及營捕等官畫疆董治予親總其事
遂於是夏鳩工版築雖盛暑炎歎而經度營表一木一石皆
予所手口拮据每朝出暮歸未敢告勞閭閻有苟且畢事不
堪持久者必立視其更置完好而後已總計周城一千一百
六十四丈自夏徂秋萬堞崇峙提封如繡從此春雨秋霖可
無意外之患而樓櫓鼎新防戍有堡瞭遠有臺儼然金湯天

險矣至南浦龍河烏溪等處爲水道通筦版築難加予爲籌
畫求大木名材立柵其上頗覺永固於是四境之內百廛雲
連萬之城居可長享奠安之福嗟乎予爲萬不憚艱辛類如
此總計三年中蓋往來十數又爲郡城工亟難以簿書期會
集事以故倏郡倏邑跋涉水草每一念及焦思如焚惟恐吾
事之不得其當也今幸釐告成功初心用慰總計修費約二
千六百二十兩有零米一千一百石有零出入支給另詳冊
中余微俸之倡微助之捐區區未足云是役也萬令范廷鳳
實同籌策竭心力而典史于昌祿營官李虎等咸著有勞勩
例得並書

重修南浦橋記

邑令 范廷鳳 鄞縣進士

余奉簡命承乏茲土講學後遍巡城郭見茲地之形勢特異也他處城垣多據陸地而水繞其外獨斯邑不然南流之水自竹山洞發源迂迴貫入城中直抵北境始滙大河則城南之有南浦橋城北之有康樂橋連絡城堞橋存則城完固橋廢則城中斷兩橋之所係不啻往來要衝重門鎖鑰關蔭地方豈淺鮮哉南浦橋於丙午年洪水爲害巨浪奔騰損兩岸破中墩橋面中陷行人病涉余目擊心傷慨然念除道成梁縣令事也因謀諸父老爲修葺計復詢橋之所由建僉曰辛宦圖猷績也其先不可知自萬曆己酉歲辛公繼創及崇禎九年橋復壞公子生員啟夏啟商啟周纘志重修已數十年於茲矣今欲使圯者復興厥枝猶盛盍命修之以光先德余因力爲勸勉辛公後嗣生員辛瓊偕弟勤學等不惜多金鳩工庀材不數月而橋成余深快往來者之不病於涉而城垣藉是以鞏固也又喜辛公之有賢嗣能繼先德於不墜也因序以志喜勒石垂不朽云

吳公講堂記

代宋繼種

辛承頊

邑廩生

語云不生治世不蒙至治之樂不遭亂世不知離亂之苦抑何言之痛且切也夫民處宴安無事之時耳不聞笳角之音目不睹戰爭之形家人父子相與恬熙於光天化日中幾不

自知所遭之幸也迨寇賊姦宥變生倉卒水火刀兵禍歷歲
年舉人世可驚可駭至奇至異之事胥於一邑受之而民之
合者倏離散者莫聚生死決於俄頃性命僅存呼吸於此而
有大賢仁人蒿目時艱憂心孔棘不憚現金剛身設廣長舌
萬慮千思以期出民於水火而一二殘黎遂得以離鼎沸而
脫苦海焉則此一人者實大有造於此一方民而此一方民
誠宜世世尸祝俎豆勿祧者也若我邑侯吳公是已我公之
治萬也善政班班更僕難數茲舉其概而言之公來萬未滿
三月卽值湖南失守我邑界在邊陲僞黨往來煽惑其時人
心洶洶大有不堪言者公乃日進屬吏士民講明大義衆志

賴以稍定嗟乎危疑之際不有明哲鮮不游移公獨能以忠
貞之心正己正物而萬邑之民亦凜凜焉不敢爲非曾不似
他邑之眾遍地起兵開門而揖盜焉豈非忠義之教維繫於
人心者大乎且萬邑以斗大孤城僻處山陬而又城守之兵
屈指可數賊之來也誠如探囊取物耳公於恢復之後力請
增兵固守賊之盤踞山谷者公指陳進剿方略皆萬全勝算
如白良一戰幸用其策遂使賊心胆俱寒無奈以文吏談武
事皆以爲迂而愒置之坐令奇謀秘計不盡見効於時而蹂
躪日甚嗟乎能文事者未必諳武備公獨資兼文武智勇過
人設使言聽計從妖氛之掃計日可俟當不遲之又久也旣

而民間婦女半遭係累公挽回無術憂心如擣除盡括囊
而外并挪移同官之銀而贖回之嗟乎雷驚電閃父子不能
相保兄弟不能相恤公獨痼瘵切身極力幹旋如此此豈尋
常司牧所能及乎又萬邑當失陷後地黑天昏其捕風捉影
傾陷無辜者殆不可數計公以已飢已溺之心申雪保護不
遺餘力傾陷之風卒衰止焉嗟乎人窮則呼天情極則呼父
母當有口難懇之時呼天而天不能保呼父母而父母不能
救公獨能潛移默運而保全之公之恩德較之天地父母不
尤有深焉者乎恢復數月殘黎之驚魂尙猶未定也而催科
之檄一日再至公以萬邑凋殘萬難開徵再四申詳 上憲
未允致有乞委能員甘受參罰等語嗟乎惟正之供小民應
爾公獨哀我殘黎抗聲直陳苟有利於民生不自計乎功名
此豈可於今人中求之乎

王師駐劄長沙袁郡實當往來之衝調撥之夫動以千計公以
萬遭屠洗之後難與他縣齊驅嘔心刺血遍爲請詳迄今萬
邑派夫不及宜分之半誰之賜也又袁城謀濬濠溝需夫數
千按縣調取他縣已具遵依矣公謂萬民殘苦斷難從役與
當事者動色爭辨夫竟得免此一役也袁屬四縣咸蒙公庥
而萬民鮮有知者嗟乎勞民動眾君子所傷分所應役又不
容辭公獨於眾莫敢抗之時辭苟可以已之役侃侃而談觸

怒不顧致使合郡陰受其福而不知抑何仁人之言其利溥乎解馬一項亦按縣派其時府主顧涖任方新公謂馬數前後不侔縣分大小不一且完全與失陷勢尤迴絕懇懇申詳情詞俱厲致府主批答有領教二字嗟乎善事上官自昔有言公獨為民之切不能少為委蛇世之惟知事上固念恤下者可同日語乎又邑值兵燹後人民盡逃亡房舍盡焚燬田土盡荒蕪公為瀝血具詳連篇累牘不啻數千萬言致蒙各上憲照詳入告幸免錢糧十之八九嗟乎邵子有言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今之萬邑得以少甦不至重困催科者其能忘所自乎戊午之春庚癸頻呼飢殍載道惟此保民自云

朝不保夕矣公乃進紳士而謀之曰今日之荒祇緣境內無穀囊中乏錢若能通融銀兩飛輓以濟待哺之眾未至盡填溝壑也為請於府行以金易粟術擇邑中誠篤者任其事凡營運米穀者給照放關不旬日而舟車至者踵相接也公又念萬邑凋敝時當荒月雖有米穀而催科不止將無餘力以謀生因下令四月五月一概停徵嗟乎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苟非神君慈母救荒得術寥寥子遺雖有存焉者寡矣萬民獨保全無害共慶更生此恩此德詎有涯涘乎至若三月宜晴而淫雨不止五月宜雨而亢暘不厭是皆害稼即以害民也公虔誠致禱求晴而得晴求雨而得雨嗟乎誠信未孚神

萬壽縣志卷二十九
勿聽也公獨感應如響豈非爲民之心可以質鬼神可以格
帝天乎他如輯睦文武則委曲調劑極其至養育士類則飲
食教誨極其周逃亡未集則多方招徠之荆棘未闢則設法
勸墾之節烈未彰則蒐索闡揚之種種善政不一而足要皆
德澤俾風雨恩膏並淵海者也茲者公以

綸音內召行且有日矣邑之人其扳轅而卧轍者正不知凡幾也
於是相聚而言曰夫人有一日之恩一事之惠尙且終其身
感之佩之而不能忘今公恩之惠萬者多矣吾儕小人其曷
能忘遂會議立公講堂以爲公生祠俾後之人履庭廡而道
盛德者僉曰我公之流恩於萬也如此萬民之感恩於公也

如此萬之民感恩於公而又不可誼也如此父老傳爲盛事
鄉黨流爲美談則斯堂之建豈不與南國之棠峴山之石鼎
峙霄壤也哉景皆躍然而喜邑舉人宋繼種喜衆志之僉同
而嘉績之有光也因爲之紀其事公諱自肅號克菴甲辰進
士山東海豐縣人

重新文廟記

邑令 常維楨 廣寧

記曰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學校興則人知禮義勵
氣節大道明而千載有真儒大道行而百世多善治是以古
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余於康熙戊午秋承乏茲土當兵
寇蹂躪之餘里閭凋殘姑勿具述莅任之二日躬謁文廟豐

草淒烟慘然在目乃披蒙茸踐荆棘俯拜荒庭之下成禮而
畢仰瞻殿宇神位剝落傾圮無完瓦全椽以蔽風雨堂廡廚
庫灰燼無遺皆爲戎馬飼秣之地矣躊躇太息久之返而廢
寢食者數日以謂春秋豆籩將安薦歟士習民風將安淑歟
因毅然曰修廢鼎新余之責也然招徠孔亟時不克舉至庚
申秋哀鴻漸集遂竭捐已貲佐以衣珥委典史于昌祿巡檢
鈕嘉豫董其事奈名修實剝百務經始工用材木之資屢給
屢匱至癸亥春矢心畢力必期成功乃大集工材躬親監督
復委典史趙澂初佐之閱四月而告竣焉熒煌屏檻櫺星建
也丹雘棖題戟門葺也巍峩棟宇宮殿完也翬翼連薨兩廡
新也不啻七十二子環立侍坐於洙泗之庭而拱聽先師講
學矣而且堂祠重構廚庫咸備齋舍復增護以垣墉丹桂翠
柏前後森挺乃集諸生肄業於斯弦誦之聲達於中外凡厥
士民莫不仰首而嘆曰不意今日觀此壯麗蓋從凋敝後起
而大振之其規模氣象誠有軼於前此者濟濟多士當莫厥
攸居之初誠能棄乃舊習維新厥德爭自濯磨勵精於高明
光大之域處爲修士出爲名臣則今日新學之舉未必非移
風易俗之一機也若以爲余功余何敢任

重建明倫堂記

常維楨

天下之治亂人心之邪正爲之也人心之邪正人倫之明晦

爲之也人倫常明而不晦則有正無邪天下又安有治亂哉
陶唐之時民風淳穆帝堯猶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爰命司
徒敬敷教焉則倫之必明當剝復益宜亟矣萬邑舊有明倫
堂相其故址闊大廣博余初莅任所見惟牧馬馳逐瓦礫成
堆柱礎階級無一存者問傾圮之自已三十年所矣因慨然
曰斯堂之設非僅司教者位署而實諸生講習小民則效之
地也前之長吏奈何委之草莽弗過而問乎因謀於眾不獲
乃自捐金佐以雜佩仍其舊基恢以新模繼文廟而落成因
思乎聖之所以爲聖亦祇人倫之至耳則

天子之所以命吏無非代爲明此倫也吏之所以治民民之所以
自治豈舍此倫而他有所歟倫旣明矣將見爲子知孝爲臣
知忠爲友知信爲兄弟知有序爲夫婦知有別今日休風不
與陶唐時媲美也哉尤願居斯堂者思命名之義自範其身
以範多士無坐擁其位徒自號曰師也庶不失余汲汲構堂
之意云爾

重修文昌閣記

常維楨

距學宮東南數十步有閣曰文昌俯矚急流下臨孔道環虹
橋以挹秀峙筆架以呈奇蓋邑之人士所恃以毓靈者也自
兵火蕭條閣亦圯毀感時者輒與文運攸繫之嘆然以財殫
力痛終不克舉至康熙癸亥歲泮宮告成諸生歷階進曰俎

豆重輝鐘簾復奏聖之神侯之誠也第東閣未葺如曠闕何
楨曰微諸君言吾已籌之熟矣夫一邑之望憑於山眾山之
歸憑於水水不濼洄曲折而直瀉千里則水脈無情山容減
色故巨津狂瀾必有砥柱通都大會必有關鎖在浮圖一佛
氏教耳猶能以高銳之壘鎖厥招提况昌明文運羽翼宮牆
如茲閣者其不爲一邑明秀鎮乎葺之誠不可緩諸生忻躍
而退於是恢擴舊模高甃石址層累營構祀帝君於巍巍之
上四牖洞開萬峯羣拱儼若清霄之耀奎壁焉是役方舉有
邑民彭衡古者因祖坊廢墜與閣爲鄰願以仆地羣石助修
垣址斯亦義風之不泯者後之人嗣而葺之不惟於士有益
實庇一邑於無疆因走筆漫記

常公講堂記

敷 邑舉人

古人一言一行足以訓方型俗後之人猶傳誦記載謳歌不
忘矧深仁厚澤宏濟時艱力蘇民困功德入人至深者乎如
我邑侯常公誠足令人尸祝弗諼也已蓋公之功公之甚難
事也公以遼左名胄年二十二由成均銓授萬令值吳逆僭
亂邑被禍最慘四境之內幾絕人跡公下車灑泣曰

天子命吏守土牧民今閭閻流亡田疇荒穢將何以爲治乃悉捐
已貲招徠遠遶布給牛種賑恤衣糧慰彼安土之恩民相率
漸集然軍供浩繁征繕無藝公曰傷殘之民卧未帖席而又

擾之是使哀鴻復驚也罄洗囊橐力爲四應而里民初不知
有其事每羽檄到邑痛哭繪文以籲當事當事亦知其愛百
姓而不愛功名甚雅器之路當南楚孔道卒伍時入民居橫
索公厲色驅馭纖毫不敢犯甚有迂道不敢過境者往常納
賦有耗公痛行革除一切陋規悉皆屏絕民嘗沾染疫癘公
齋戒禱神疫頓瘳山鄉猛虎爲害公繕文告神虎害亦息兵
燹後民間子弟無力肄業有改圖謀生者公設立義學每月
課藝必親校閱相與講論書旨及先正體裁文教蔚興其科
歲試童子几席飲食皆親爲檢設所拔皆名雋學宮遭戎馬
蹂躪焚燬無遺公毅任建葺貲貸不足爲之質佩鬻裝刻日

告成公署中食指約數十常風雨陰晦午不舉烟而讀書賦
詩怡然不倦其處士大夫之間不卑不亢相接以禮而出之
至誠屢作爲文詞勸民睦鄰息訟孝弟力田征比賦糧更不
忍束濕重困然疲里絕甲逋欠者多往往屢被嚴檄亦恬然
不爲艱色凡此皆事之所難而公不畏其難心之所苦而公
不辭其苦公之度越尋常爲何如耶吾聞報功崇德者生而
尸祝類多建立生祠又歌功頌德者見諸謳思輒多勒垂貞
珉固尊且親也第莫若就公精神所聚求之公平日精神在
教養今區泮宮之側構公講堂近棧以教近庠以養所以綿
公之功德於無窮也紳士里民屬記於璉璉爲公治下士又

爲門下生雖不文義不容辭因統邑人之志而舉其深仁厚澤所以入民之深者以爲之記庶公之功德與堂而並永焉公諱維楨字晉臣號白山遼東廣寧人

浴花軒記

知縣

江學訓

上高進士

余幼讀書爲文章喜翻花樣老師宗匠以爲秀色可餐屢蒙賞異迨春秋二闈擢華取實出知河南桐柏縣栽花餘閒輒復論文旋以親老改官饒州教授日進生徒課之桃李盈門幾忘身在青氈冷署中也萬載彭子明直與從兄孝廉元升以粲花之才提唱風雅爲鄉里引重寓書於予求爲浴花軒記予謂文者心之花也儒者讀書十年養氣十年本之經以

沃其根參之史以擢其幹擴之唐宋元明諸大家以沃其葉漱六藝之芳潤挹諸子之菁華挾藻摛華而心花開焉設色描神而筆花生焉平者奇者濃者淡者層層鬥巧步步入勝令人目迷五色而應接不暇又况秀骨珊珊花之君子也精氣內蘊花之隱逸也光彩煥發花之富貴也蓋其浸淫於卷軸者深故其發於文者麗也今彭子旣構斯軒復於隙地雜蒔花卉比艷爭妍每當花晨月夕與羣季招子姪及近村子弟之肄業其中者品花衡文務使文章之花樣一新將見榜花盛放探花於上苑簪花於大廷於以上助菁莪之化下增桑梓之光也無旣矣因不辭而爲之記

重修九仙宮碑記

巢汝翼

邑廩生

余邑不乏神靈殿宇而形勢崇隆規模壯麗者莫如城東九仙宮宮肇自唐初其間興廢不可詳矣有明宏治丙辰合宮灾道士鄒冲應重建殿宇宮門曾幾何時正德己巳復灾冲應痛且奮與其徒虛靈等同心協力醵金捐貲壬申大構正殿迴廊修砌門垣起壁石坊越數載復構旁殿歷今二百餘年矣其稍完固者惟祖師殿若三清與三元兩殿並頽圯上漏下濕風雨莫蔽余於康熙庚辰教讀其中歷十有一載每徘徊四顧心怦怦然動幸會首數人給會銀百兩以修葺爲已任計不足捐貲以助己丑春踴躍興工先將三元殿盡撤其舊而新之砌磚牆四扇凡梁木椽瓦悉堅緻以圖久遠秋方告竣冬又新砌三清殿四圍磚牆其舊殿梁木可仍者仍之否則易之至庚寅春始告竣焉由是兩殿改觀神靈其妥而城東九仙宮依然形勢崇隆規模壯麗可以光前可以示後矣余因而疏其梗概不惟使後之修真奉元者咸知爲某某之功也且使後之遊覽其地與讀書其中者亦咸知爲某某之功是爲記

重修廣濟寺記

邑令 龐

驥 陸川舉人

西關外距城約半里許有廣濟寺者卽晉宋時所稱萬壽山紫霄宮廣報觀也觀之名肇於道流寺之名昉於釋氏各樹

其幟不相謀茲乃易觀爲寺易廣報觀而爲廣濟寺擬厥廢
興成毀之由或有數存焉而所以命名取義者非無說以處
此聞之西方聖人之教曰佛菩薩謂其普同濟人也廣濟之
義其取諸斯乎顧佛能濟人而爲佛門弟子者亦必待諸檀
那協心共濟而後有以宏其願力也己丑冬予承乏茲土見
所爲廣濟寺者有僧均濟結茅爲庵繼易以瓦周遭皆蔓草
荆棘剩礎斷砌磊磊若晨星慨然欲謀興復而簿書鞅掌有
志未逮及解組後甫越歲有僧電機同徒孫別瀾自北庵駐
錫於此布廣長舌得善信人等出其原立三元堂貴修理寺
像前殿仍舊後殿兩廊一舉而新之庀材維良鳩工孔固經

始於康熙五十九年冬月落成於六十一年夏月結構莊嚴
煥然改觀旣而建豎山門額曰西屏山堂眾又置石版堰田
一千七十把爲永久之計庶伊蒲之饌充於香積而往來行
腳不至托鉢無門矣從茲暮鼓曉鐘講經說法大開覺路共
上慈航其濟人豈不廣哉相厥寺址延袤不甚寬蓄植增修
以成招提勝境則廣報觀亦不致傳失俾後遊覽者莫不豁
目賞心而忘其廢興成毀之感是固余之願抑亦諸善信及
繼起者之願也夫因援筆爲之記雍正四年夏月

重修學記

邑令

施昭庭

嘉善進士

余幼讀李旰江袁州學記竊嘆學校之關於教化甚重今而

益信其言之關於袁之教化者爲尤切也萬爲袁屬邑己亥
秋余甫莅任謁學見向所謂禮門義路成德達材諸齋盡爲
瓦礫所歸然僅存者大成殿明倫堂而已而昔日就傾圮不
蔽風雨私心憂懼竊謂根本之地不能自我新之其何以創
興教化培養人材使盡可爲國家用而無忝厥職有告余者
曰萬邑僻處山中庀材鳩工俱仰資他郡費且不貲故一時
甚難之暫爲葺其牆垣椽桷以有待焉旣而思之棟樑之材
何地蔑有亦在物色之得其人耳復集紳士謀之諸紳士果
奮興踴躍樂輸恐後不憚險阻入山采木未幾得良材若干
雖深山窮谷溪流牽挽頗迂時日較諸遠購於他郡者費僅
半焉及越歲木石瓦甃畢集眾以舊制卑隘爲嫌謀高敞之
爰諏吉日召匠氏度材興役咸易以新而大成殿戟門層簷
飛桷遂翼翼然宮牆萬仞矣當癸卯之春山寇猝發居民逃
散幾至輟工諸生身其責者猶未嘗少懈亦可知其信之深
而行之力方將經度餘材規禮門闢義路建崇聖之祠新成
德達材諸齋牲庖有所習射有圃堂廡一新祭器咸備俾二
三子周旋絃誦於其間閭閻如也而余適遭幽憂之疾決自
引去不能少濡時日方憾願之未遂諸紳士乃相率請曰學
宮之建公之初心也今將以次修舉不逾年而告成矣安可
無記噫是益余慚也余惟學校之設原以育人材興教化故

古聖王治國必首建學以明倫倫者人之大節也自教化衰而士徒知弄文墨以爲取榮名之具依違媿媿大節不立即間有矜飾氣節居常侃侃非有特立之操窮理之學果斷之識一旦事變當前鮮不趨利如鶩見害思遷積爲世道人心之憂

國家所以造就人材與士君子所以卓然自立者應如是乎宜乎李旰江之危言激論於此三致意也夫秉彜之良誰獨無之紛於利欲則昧所從事晰理未明則執而易偏因循中立非怠卽沮矣向使師儒教行士有同志平日講之旣明斯臨事守之也固信之旣篤斯當幾赴之也勇自能秉義執德扶

綱常以垂不朽漸入聖賢之域安見人材不古若哉宋明以來學校之設莫盛於江西故理學諸儒後先相繼如曾文定歐陽文忠諸學記可考也而余獨以李旰江一記相告者萬袁屬也爲袁州言之也余行有日矣諸君子守先儒之訓使余未成之志次第畢舉庶教化聿興人材輩出可翹足俟是誠不能無望於後之人有同志也至與余共事者爲城守施士昌巡司馬昭遠司尉陳復球始終是役者爲楊辛二孝廉其經營勤事者爲貢生汪廷獻生員郭邦泰等例得並列於石

鼎建崇聖祠記

邑令 程元度 長洲

萬載古康樂地隸袁州西北境山環紫蓋水繞龍河鍾靈毓
秀代多賢喆邑雖偏隅而文風與通都大邑埒歲丙午余承
乏是邦下車日釋奠聖廟仰瞻殿宇之巍峩周覽門廡之峻
整以及齋舍庖廩無不畢舉心焉嘉尚之竊惟聖學之昌明
莫非前烈之啟佑此我

皇上所以有追封之詔也今爵號渙頒而式憑之所豈非缺典乃
進諸生謀之以請於工力對余喟然曰舉廢興墜守土之責
也況崇聖祠乎爰出俸鳩工庀材屬貢生汪廷獻董其事經
始於丁未秋迄戊申五月落成余適以鞫鄰獄註悞部議降
調欽奉

溫旨引

見去有日矣諸生欲余爲記余謝不敏請益堅遂勉書數行以志
祠之成非敢云有裨於學校也後之來者勿譏言之無文其
可哉

重修南浦橋記

程元度

距治南三百武有橋曰南浦爲適郡要津凡使命往來負販
步趨者必由焉建自元之大德至明正德中山水衝圯有宋
氏女良貞捐貲重葺及萬厯己酉復遭水患邑孝廉辛圖猷
解囊再修嗣後屢補屢塌僅存廢址於是有臨河而興嘆者
矣余旣服官此土舉廢興墜皆余責也緣阮囊羞澁未及一

一施行乃辛氏後昆繼承先志謀欲復建是固先得余心者
但鳩工庀材費費浩大非圖猷一支所能給爰邀紳耆數人
爲倡而樂助者遂多云因諭於眾曰費財弗充不能修也董
事不勤不能修也財充人勤而工弗良雖修弗能久也眾皆
懽然曰信哉是言也於是請良工而董治者愈勤捐已財而
釀斂者益力經始於雍正四年四月越明年八月告成登斯
橋也濡軌無虞垂虹如故車輪馬足無煩問渡之勞泥濘風
寒可免褰裳之苦豈惟辛公後裔善於繼述凡捐助者與有
勞績焉若以駕溪澗爲通衢乘波浪爲康莊歸功於余余則
何敢今余行有日矣橋成而欄楯尙闕心未慊焉原董事者
以終始其事酬余夙志是所願也

重建康樂橋碑記

巡撫
謝 曰

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在孟子則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
輿梁成古者道路之政歲必修葺故能歷久而不壞自周禮
獨缺冬官一篇而民始有病涉之患袁州萬載縣城東北八
里許舊有康樂橋北通寧州新昌南通宜春分宜爲往來孔
道元至正年間邑人龍駒實創建橋謂謝康樂嘗封此故名
明季燬於流寇至今垂百年設舟爲渡秋冬水涸時行者以
濟春夏雨水暴溢橫流急湍津渡維艱民不便之今雍正五
年福建許松佶來令斯邑政既洽於民念斯橋之利濟實遠

不止一邑所關勸諭重建士民謹應會眾樂輸得萬餘金匠
作競力木石堅緻不費於公不煩於民興工於雍正六年八
月十一日訖工於八年六月三十日爲袤三十丈爲廣一丈
六尺下爲洞五橋旣成許令方調繁南豐於其行也以文來
請記其事按萬載縣在晉時爲康樂縣吾先車騎諱元泐水
之捷以功封康樂公子煥孫靈運世其爵故其地有康樂水
有謝山皆以得名今康樂橋跨丁田水卽康樂水通流而世
人所稱謝康樂專目靈運以其才之著也予故因橋之名而
稽其所由來如此方今

聖治振興萬民樂業百廢具舉許令克勤其職能以餘力用成此
橋而江右士民深受

國家百年休養之恩心知感戴故樂輸慕義唯恐後時宜其作
之也不勞而成之也甚易我

皇上課吏教民之道於斯橋也亦足徵化之成矣夫康樂美名也
縣又稱萬載繼自今以往庶幾哉五穀用登百物咸阜風俗
恬熙用垂億萬年無疆之休也與余先世實顯於斯今奉

命來撫茲土而茲橋適成樂其利濟廣而吏士之知勸也遂爲之
記其文於石欲俾後人知成毀之由時加修葺能歷久而不
壞尙永其澤於無窮也夫是役也許令松佶實董之而萬邑
貢生高愈謙諸生龍言各出五百金爲首倡從而樂助者或

百金或數十金以至數金者若干人皆知義者也例得書

重修明倫堂記

邑令 許松佶

歲戊申余以朝命來宰是邑循例釋菜首謁 聖廟殿庭聿
新 崇聖之祠亦復巍煥惟神龕欹敝兩廡牌位未設稍有
間缺成禮而退下就廊廡有碑屹然讀之知施君之力爲多
而程君踵成之者也不禁喟然嘆曰爲政不當如是耶嗣與
博士師弟偕至明倫堂堂舍傾頽師生無復講道之處是殆
施程兩君力所不逮而貽余以責者也余豈敢辭第時已入
冬轉瞬改歲開春以來庶務孔亟簿書期會日不暇給拮据
數月僦得就理於是先新神座繼設兩廡牌位而後謀及於
明倫堂維堂工費繁鉅非一人之力所及進諸紳士謀之咸
踴躍樂從用是釀費經營閱三月而告成旣塗旣茨以丹以
牒書聖經一章於屏每朔望集紳耆宣講

上諭并舉行鄉飲典禮今而後師生時集講道微者顯幽者聞人
人知父子之有親君臣之有義夫婦之有別長幼之有序朋
友之有信斯道大明庶民有所矜式焉於戲爲政必先於教
化教化必本於倫常修而明之以止於至善治平之道不加
於此堂不綦重哉余不敏且蒞事未久曷敢文飾其說惟是
勤勤懇懇勵精圖治以期化民成俗之心孳孳不怠而於此
堂之成旣喜爲政教之所由始而又樂諸紳士之共勩厥成

卽以質之施程兩君想亦欣欣然共慰也堂之修維年己酉
始事於季夏訖工於仲秋儒學教諭徐能宗訓導周溥督其
成邑紳士舉人楊言唐裕猷貢生郭邦藩王敷教監生張士
魁生員汪朝祖辛汝勳等董其事捐貲勲事者甚夥悉勒碑
陰是爲記

修寅賓館記

訓導

辛金鑑

邑歲貢

古者握髮吐哺以接四方之士必先設館以停高軒凡以賓
賓也我萬賓館之建由來已舊迨官署壞而館亦廢康熙丁
丑何侯重修縣治堂廡譙臺罔不聿修獨缺寅賓一館遂至
我客戾止無所托足惟投刺於閭者以聽進止非唯簡褻亦

冒嫌疑我邑侯汪公莅治三載政通人和百廢具舉因念令
長一邑百里之內咸所托命若惟杜門謝客不接一人不聞
一語是直自蔽其耳目也乃循舊制率二三紳士建屋三楹
於譙門之右潔其堂與繚以垣牆而晉接有地矣常聞禮有
主人敬客客敬主人之文蓋言客有嘉言懿行足爲主人所
取而致其敬以故素心晨夕交相引重倘士不自愛或私謁
而背公或干牘以營利或爲暮夜之貽則是客不敬主且致
主人之憎拒之惟恐不遠豈非自斥於門牆之外乎臨斯館
者必敬以律身更敬以奉上非公不至非禮勿言一酬酢而
挹其風裁一話言而關於樂利然後賓於邑多士羣相則效

賓於王四國奉爲羽儀庶不負我侯寅賓之盛心耳若以奔走趨承爲敬趨趨嚙嚙以濟其私特廝役之類耳何賓之足云

楸樹潭汪公橋記

辛金鑑

萬邑西行六十里許爲楸樹潭潭之下越二里有橋名下亭明正德間石塘龍大智創修嘉靖癸巳圯於暴水其子昇通伐石斲材仍其故址梁而斃之架樓十餘間上通湖粵下抵江淮是亦康樂之通津也迨甲寅兵燹橋復廢居民行旅卻步江干者日不知凡幾康熙丙子先君受中偕龍運開林雲澄等倡導善信重建石墩架木爲梁約費數百金而橋復興

於茲二十餘年矣雍正十年五月洪水破墩大木漂流雜彼行人其何以免屢涉也論者謂必墩腳橋面盡以石斲如康樂橋庶克垂久第工程浩大用費不貲曷乎難之幸我賢侯汪公自下車來痼瘵在抱一切興舉墜廢凡有利於民者靡不引爲己責適往萍邑道經於斯目擊行人病涉心焉憂之爰屬廉巡馬與鑑等集鄉之善信丁延及李沐天辛九成林漢承龍達遠等共董其事而侯且捐厥俸殫厥心籌畫經營悉協民志由是閭閻樂助父老抒誠經始於壬子五月之初告竣於癸丑十月之望橫計一丈五尺直計二丈八尺約費一千餘金詩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又曰有斐君子終不可

誼兮然則斯橋也是卽賢侯之甘棠也且在昔橋名下亭而興廢遞更曷若茲之玉虹橫江金鰲跨浪而頌我侯之德於不衰也乎爰題其橋曰汪公橋俾後人覩侯之功思侯之德與康樂橋並垂不朽焉是爲記

重建康樂公祠記

袁寬

邑廩生

謝公靈運之名垂天壤也固不因祀而重亦不必藉記而傳然予獨有異者古今文人才士其所以彪炳當時照耀後世不與庸眾同其澌滅者祇以其發詞之工繪藻之妙令後世操觚家奉爲科律因其文以想見其人耳未有尸祝俎豆經陵谷滄桑而愛慕弗諉如康樂謝公者蓋德業文章自古難

兼夷考江右十三郡名宦其爲文人學士者遙遙古今不過韓昌黎范文正蘇文定數人而已然數公者皆際得爲之時而又有親民之責久於其任因以布其經綸繇其膏澤入人深而繫人思固其所耳若謝公者丁晉祚之末造值劉宋之多故負濟世之才而無所施蘊忠憤之畧而無可展於是寄情山水託志嘯歌而不知者或擬顏鮑或比二陸又或致疑其疎豈不過歎觀其薦長瑜識惠連論公間潘陸具有卓識使遭際聖明倚任綸扉功績必有過人者乃僅以先朝世胄襲名爵土未幾以廬陵獲罪再起秘書監復爲臨川內史尋爲永嘉太守其於康樂遺封亦如逆旅過客瞬息位號已耳

乃康樂之人於公所遊歷之處率著其本末誌其原委由是
境內山水蒙公姓氏封號者指不勝屈傳至有明尚以各其
橋又復建公祠宇則民之不能忘公與公當日所以撫綏民
者視韓范諸公爲何如又豈顏鮑諸人所可同日語哉雍正
八年邑侯汪公由長寧調萬旣董康樂橋之成又觀其寺在
橋北岸者堂宇湫隘且與釋氏雜處乃率紳士謀所以恢廓
之紳士素慕公微烈共樂宣力咸推郭君邦藩汪君之圖高
君岱等仔肩其任乃革其故而鼎新之繞以垣牆華以丹雘
宏厥巨麗視昔有加適公裔太常公巡撫江右復製匾聯雲
章燦爛不獨生俎豆輝亦且增江山色矣或曰謝公翩翩貴

胄才名卓犖馳驟千古又重以鳳超諸公之賢接武詞宗後
先濟美積慶所流卽靈爽之所在又何必於一州一邑中沾
沾焉俎豆之妥佑之歟予曰否否夫不聞眉山之言乎賢人
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往而不在也又不聞劉季之言
乎季力經營奄有四海酒酣耳熱猶曰千秋萬歲後吾魂魄
猶樂思沛况爲公星流嶽降祖父世守之區乎則謂公靈爽
實式憑之亦無不可惟是昌黎刺袁無擇爲之立廟范公守
饒十朋爲之建祠頴濱治筠逢辰爲之崇祀而祖王諸公政
治文章復與韓范埒殆亦惟其有之是以契之耳今汪侯訪
公遺躅拓新祠宇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可知矣異日者

人過謝公之堂瞻其嚴翼思其重新之功不惟謝公遺澤流傳不朽而我侯尊事名賢之功亦與之不朽也予雖不文亦安敢不述其興建之績俾侯與康樂公之名共垂天壤也哉至若碧流縈繞古柏參差長橋亘其前嘉林布其後足以安公靈而壯廟貌者我侯暨紳士雅韻已曲譜其盛矣又何敢贅

重建康樂橋記

訓導 楊言 邑舉人

嘗讀康樂橋舊記其創建之人題橋之名與夫水源之所發下流之所通傾圯修復之各紀其時高廣延袤之悉志其度以及木石之因革亭棟之建豎詳哉其言之矣余竊謂橋梁

之興創建爲難而修復亦正不易修復而實同於創建且其功倍於創建爲尤不易也蓋必天時地利人和兼備而後可以成功卽如斯橋燬於崇禎之末年未克修者八十餘年矣往時孝廉宋君希陳渴欲重修倡而弗應遂以不果蓋其時物力猶艱也迨雍正四年邑侯程公復南浦橋得良工盡撤其舊而新之橋成人各歎美因欲重建斯橋斯橋修廣崇高僅倍於南浦橋而估其工費實過南浦橋十倍乃自邑人高君愈謙龍君言一倡而樂輸者恐後經始於雍正六年越四寒暑乃成會其工費萬有餘金非人心之協和能如是乎橋之舊址惟以木橋木板基其下今則掘及數仞而四墩兩岸

俱屬生成石底咸稱天造地設已爲奇矣初伐石獅子山運以舟楫順流而下不十餘里卽抵橋畔方謂腳費甚輕及其後採於橋之北岸山頭悉有大石其堅確猶愈於獅子山者且近且便抑又奇矣此非得於地利者乎事之興廢因時盛衰萬故殘疲蒙

聖朝休養百年間闔殷阜物力寬紓且工閱四年春夏無霖漲之虞三冬少沍寒之苦俾眾工匠得以就事此又仰藉天時之助洵不誣也由前觀之其修復也若有所甚難由今計之昔架以木今易以石高聳之勢拔地倚天水不能衝火不能燬石獅有四以鎖之石欄有百以繞之視舊制超越多矣所謂

各爲修復而實倍於創建者也丁田爲萬邑水口橋廢之後人文財賦不逮往昔今旣嶮然屹然鎖鑰於奔濤急湍之中而視昔有加則所以苞凝風氣蘊蓄精英以鍾秀於萬載者當必有大過於往昔不負眾建之雅意者矣邑侯汪君旣捐助以要其成復據邑志清出橋田率眾力重建祠宇於橋北岸以祠康樂公配以姚侯云

學田記

邑教諭

趙孟琪

南豐拔貢

聞之見利思義孔聖垂訓經界必正孟子良法是以利之所
在君子必公其心善其法以處之苟立法有義則人心服人
心服而其法可垂諸永久矣萬邑儒學有學田共叁百叁拾

貳畝玖分壹釐六毫原立四項各色一給貧士一給社學一
贍兩齋一修學宮四項之田概歸學管此各憲立法盡美而
盡善者也但不預立條規散給之際必且爭多競少管理者
不惟任其勞抑且任其怨矣是用剖督至精絲毫不紊使管
者不煩受者相信豈非公其心善其法哉今據原文以張令
田五十畝給貧士查張令所置一段福塘貳拾壹畝玖釐壹
毫一段藍田壹拾玖畝捌分柒釐貳毫貳絲一段新田壹拾
叁畝貳分五釐大共伍拾肆畝貳分零卽以此三段所收之
穀另貯一所除完糧及山河搬運耗折外現存穀若干令眞
正貧士先造名冊然後示期分給各持領帖赴學親領但此

項田內尚多四畝二分零應以三畝三分補社學不足之數
除九分歸併修學項內此零星之數猶必清哲者蓋以每歲
終造冊報司庶與原文數目不至互異也又原文以徐令暨
程守田給社學查徐程之田止四十六畝七分零尙不足數
當以貧士田內所餘三畝三分補足其徐令所置一段東關
外肆畝柒分貳釐壹毫一段泉陂院壹畝玖分八釐壹毫程
守所置一段徐家塘叁拾貳畝一段煙塘捌畝大共五十畝
零卽以四段所收之穀另貯一所除完錢糧及山河搬運耗
折外現存穀若干令社學師徒立領帖交學領穀又原文撥
給一百畝以贍兩齋餘田一百三十二畝九分零爲修理學

官之用二項原文並未明指田段不能分佃今以陳令并孟署篆所置棧下梅源涂泉後塘四段共三十六畝畢令所置白水楓子塘仙居橋清水塘思公坪宋院尖山下七段共壹百玖拾陸畝又貧士田內餘九分零大共貳百叁拾貳畝玖分零卽以十一段所收之穀一併存貯除完錢糧及山河搬運耗折外兩齋各受五十畝之入其餘一百三十二畝九分零所收穀担照時價發賣易銀除每年修葺外所餘之銀借縣庫存貯俟蓄積充盈爲建造崇聖祠之根柢此與贍兩齋不分而仍分者也以上田畝既有四項而事權歸於一人其責成固不能辭然襄力必須得人將專任書役慮其朦混滋

弊飽橐私室將信任家人又恐人地生疎欺瞞坵角尤不能作躬親履畝之計用是立子弟代勞之方每年於兩岸中公舉一二誠實者管理收支貧士社學諸務其贍兩齋及修學一二項亦借力總理此必公爾忘私亦必敏於治事者而後克勝其任也似此區畫清明分給公正豈非所以正經界而見利思義者哉以是垂之千百禩可永久而無弊矣是爲記

遊觀音洞記

邑教諭

袁繼輅

副貢 峽江

凡山之佳以石石之佳以洞環康城皆山也而多石由城南門出山行不十里有大小石洞二焉其一曰觀音洞閩客董君躍瀾攜子耕隱於其地誅茅伐藤搜奇抉勝爰得斯洞顧

余閱康乘所記山石之佳勝不一而茲洞獨不見於志往來士間有爲余道者心竊識之越明年三月董君忽遣其子持柬來曰余所居去洞僅半里許家君特治蔬枉駕余甚喜卽肩輿往時同城城守李君人兆同寅司訓鄧君天序暨邑孝廉郭君等皆與焉及至董君醴肴備具酒半余躍而起曰此心與洞靈有約舊矣吾輩且停杯一遊毋使洞靈久待也董君乃治火炬命傭工者數人持火以隨從洞外俯視其中曠如廠如若堂若房徐而下於洞門稍憇周回審視其上則石色巉巖如古鐵類人工斧鑿痕石漿泐泐滴其下則平坦如砥可坐數十人左右石壁皆嵌空玲瓏坳者如窩大可踞坐

小亦可置器計其高下徑廣俱可丈五六尺乃由洞稍進有小石室如方丈然光漸微僅辨人面過此則暗如黑夜矣於是燃火炬以一人持火前導中間隔一人一火人各以手捫石壁轉入如小巷行十數武則見前持火者側肩從石縫中緣而入前一人以手牽第二人臂後一人從下助其足乃可上其次復然又其次復然計上五六層前持火者大呼曰觀音在是矣因相與瞻仰見一巨石巍然莊嚴如大士坐蓮者其身高可丈許第未見面目余方欲畢窮其狀而持火者遽促下曰少頃火盡不復識路矣斯時也陰風撲面風從石隙中出颼颼有聲人語如在甕中余亦心怖遂疾下諸君咸以

不獲瞻大士面目爲恨余笑曰嘻大士億萬化身求真面目
何可得但以不獲窮斯洞之奇爲可惜耳乃相與出洞門取
道而左尋所謂小洞者洞較前隘而石之玲瓏滑澤又另一
番色相其壁亦有隙縫謂從此緣而上則石之四圍皆空可
環遶而行惜乏火炬不敢入也徘徊久之復返董君宅舉酒
再酌盡興而歸抵署已二鼓矣余以是信康樂之石果多佳
勝然不遇董君則茲洞至今猶埋沒荆榛蕪翳中耳余旣佳
斯石又以賀斯洞之遭也爰爲之記以補康樂邑乘之缺至
觀音像之眞否其事近誕祇足詫鄉之父老不足爲斯洞異
也

